

6244  
:24

治通

歷代名臣奏議

卷五十一  
之五十一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五十

治道

宋孝宗時。知南劔州羅願上奏曰。臣聞自昔大有為之君。必先務富其民。民有蓄積。是乃國之所以為安富尊強也。陛下仁聖天縱。憂勞萬民。臨御之久。未嘗一日不博謀群臣。講求治道。監司郡守。除拜必引見。以觀其能。兩暘豐歉。動關宸慮。形於詔旨。視四方有賦役偏重。若民所疾苦。不以久近。必下不世之詔。此誠天地父母之用心也。然遠方之民。蓄積猶未實者。意者吏不稱也。臣請略陳民所以貧富者數端。惟陛下赦其愚。少留聽覽。臣竊見比年官兵既冗。而歸正養老之人。發下州郡者又多。州郡係省錢大率不足以自供。上司每創有行下事件。不言於何取費。間有申審。猶只言於係省錢內支。而獻言者又不深惟州郡之缺。各出所見。務以稱明時立武之意。添招增繕。其

說不一。亦有初不詳審。旋知無益。而公私勞費已廣。臣願省部監司與州郡為一體。通其有無。愛惜民力。凡獻言欲於一路一州有所興造者。下有司割量緩急。不輕舉事。此富民之一端也。今之為吏者。相勉以辦財賦。謂民事為不甚急。民知吏之厭事。則武斷者得以并兼於下。其外方縣道去朝廷遠處。遇有民訟。又往往因而科罰。如爭田則以沃瘠認錢。爭婚則以妍醜定價。甚者得理之人亦使納錢而去。歸為賀喜錢。如此遠民安得有餘。臣願戒部使者長吏加意民訟。而嚴戢科罰。此亦富民之一端也。今大郡迎一帥守。飾官舍。戒舟車。序器用。及吏卒借請。費或萬緡。送還亦如之。卒有遷改。又當別行營繕。以一郡而失萬緡。幾如是財不用。至於嗜進之吏。耗公帑以事交結。又不在數中。臣願精選其人。使得滿任而無難易。此亦富民之一端也。舊法。古用以懲大嘉惠。後世蓋輕用之。吏或專仰此為銜。日

夜察民有財產者。傳致以罪而沒入之。以供無藝之費。世亦因指以為能吏。一夫陷罪。盡室流散。甚不稱天子惠庶民之意。臣願且懲其尤者。強盜窩藏及受財故出入死罪之吏。與盜官物罪至死者。實為巨蠹。百餘可且計賊責償。毋一槩籍沒。此亦富民之一端也。田畝所輸。歲有定數。則民易知。今外郡或將布帛丈尺。綿麥多寡。使吏胥得逐歲改更。誦為科撥。大率歲有增而無損。至於受納未斛。或選任地刻之吏。又以薦牘及錢物誘其多取。皆不應法。臣願察州郡有特稅。數逐歲更改者。酌數歲之中立為定數。務要便民。益申嚴加耗之禁。此亦富民之一端也。臣愚不習為吏。惟陛下洞見民隱。益運愛國恤民不欺之吏。使以類求之。務廣上恩。陛下方將襲堯舜之隆名。享天人之祐助。亦何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哉。

願又上奏曰。臣伏覩近降指揮申嚴舊制。守臣到任半年以上。具民

間利病五件聞奏。臣一介庸陋蒙恩易守。謹條具五事如後。

一。臣所領鄂州地勢要重。實荆襄之肘腋。吳楚之腰膂。淮南江西為其腹背。四通五達。古來用武之地。而本州城僻。因循未立。職在守土。深以為憂。夫鄂州比之沿邊州軍。雖稍近裏。有大江之蔽。然自州向東數十里。江之下流。有地名陽羅洲者。去光州纔三百九十里。皆平坦之地。輕騎可一二日而至。臣以為此非內郡也。而舊城徒有堆阜。蹊隧交於其上。說者但見禁旅所屯。便謂直當以兵為險。不知禁旅之屯。不專為此。昨來邊境有事。鄂州御前諸軍。例皆起發。唯留水軍數千人。其後復抽差以往。當此之時。但使湖南江西或有逋寇。可為寒心。臣聞古之守禦者。不問內外。惟其戶口兵財所在。乃當保聚。若有城而無民。有民而無財。有財而無兵。徒捐功費。何補於事。今鄂州在城內。營生齒繁盛。六道財計之所總。七萃營屯之所聚。誠得而城之。不唯保此戶口兵財。四面亦可恃以為固。然勞人費財。論事者之所憚。臣之愚以為向來每難於興役者。緣多先為期限。興功倉卒。官吏進則希賞。退則懼罪。故功不堅緻。虛費民力。若稍賜其費。歲築若干。要以數年可以集事。異時禁旅或有進發。前有專意之功。退無反顧之慮。人心齊。功力自倍。臣聞諸侯設險以蕃王室。魯憂旱備。先在修城。臣非好勞而惡逸。願親見利害。非他郡比。受恩深厚。冒而言之。惟明主裁擇。

一。臣聞導民之務。莫如重穀。在朝廷表而出之。則人情益勸。竊見民間昨因缺食。以田產役人貿易。頗得穀米以濟饑歎。後來歲事既復。多訴稱元典。實非見錢。有司拘文。往往便用准折之律。奪田還之。臣以為在法有利。債負准折價錢者。謂累積虛利折

彼良田。故為立禁。若有實錢相貼。猶應准數還之。其穀米雖非見錢。然當歲之艱。或持錢不得穀。錢穀相權。未知孰重。稍值豐歲。一槩奪還。臣恐從今以往。魯不復贖人矣。願下有司酌立中制。其因歉歲以產業貨易口食者。得比見錢書其直于契約。而有司察其估之過甚者。雖非經常之制。庶幾緩急有無相通。濟人窘關。

一。臣竊惟鄂州當走集之地。兵民錯居。商旅輻湊。以臣愚見。惟在鎮撫安靖。而時發捕其尤無良者。天威所臨。境內安帖。惟是諸州配隸強盜兇惡。命之人來者很多。所宜留意契勘。本州牢城指揮。舊以四百人為額。臣到官之初。已有六百餘人。見今諸州配來源源不已。又舊來遇有逃死。上下相蒙。更不開落。四方適逃。隨頂名字。以此致得其來。滋長姦偽。臣今逐時開落。少損

外來頂名之弊。惟是并邑浩穰。既多有歸正。又時發下過淮盜馬之人。前來拘管。皆州郡所宜幾察。臣欲乞下有司令且戒教諸郡住配前來。候將來開落及元額四百人之數。從本州申明漸次配隸前來。此亦稍省姦宄。綏靜邊鄙之一端也。

一。臣竊以重湖之外。舊多曠土。非謂來者不願開耕。只緣舊請佃人包占過多。既不能徧耕。遇有剗請。輒稱已耕熟田。不容請佃。檢視定奪。紛然不已。又當官者各據所見。或欲招徠新民。或欲存恤舊戶。自非稍見地段。難得整齊。臣欲令民間因時之際。各於自己田土。標立界至。歲晚遣官檢視。連歲不耕。即許剗請。又所納官物。皆仰於鈔書上明聲說。係納所佃某處稅物。以相幾檢。又在法有酬價交佃之文。其或因事到官者。有司覺所占獲多。斟量價數。減與來者。磨以歲月。不擾而定。庶使新民共盡地

利。

一。臣竊以古稱良賤。灼然不同。良者即是良民。賤者率皆罪隸。今世所云奴婢。一槩本出良家。或迫飢寒。或遭誘略。因此終身為賤。誠可矜憐。臣昨在。被旨權贛州日。捕治土人往廣南盜牛者。其間往往併掠其小兒。以來。臣今假守鄂州。又見民間所須僮奴。多藉江西販到。其小者或纔十歲。左右既離地頭。無復幾察。官吏不肖。或乃計口收其稅錢。歲時竊來。疊疊不已。臣嘗窮正其罪。選諱信人。給與路費。牒元來州縣送還其家。竊慮諸處似此者多。謂宜使民間有遭誘略者。皆因都保自言於官。官為籍記。立賞追捕。可使還齒平民。復見父母。在法雇人為婢。限止十年。其限內轉雇者。年限價錢各應通計。目今遞相循習。皆隱落元雇之由。徑作牙家自賣。別起年限。多取價錢。曠閑年深。豈無愁歎。謂宜自今轉雇者。皆明書來歷于約。庶年限價錢可以通計。有不如令。牙人及買主坐之。價錢沒官。雇者逐便。庶使賤還良。稍有期日。及時婚嫁。不失人道。於以廣上恩。致和氣。亦聖世所不宜忽也。

觀文殿大學士兼侍讀史浩上奏曰。臣恭惟皇帝陛下。仁義之治。幾於二帝。孝儉之德。冠於百王。而臨蒞天下。垂二十載。恢復之圖。尚未如欲。臣身為老臣。豈不同此一念。竊伏思之。周宣中興復古之詩。謂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說者分為二事。臣獨謂修政事。所以攘夷狄。使吾政事修明。夷狄望風知畏。六月之師。所以能成功也。此意漢宣帝得之。果見單于慕義。稽首稱藩。臣願陛下精思熟慮。於政事益加修焉。則夷狄懷德畏威。罔不率俾。周宣之克復境土。漢宣之功光祖宗。不難至矣。臣今去國歸田。追念輔佐之日淺。政事中有欲為未盡八

事敢為陛下言之。伏望聖慈。察臣愛君之心。特賜采擇。而力行之。臣苟未先朝露。尚得見陛下光明烜赫。以成恢復之功。高壓周漢二君矣。不勝天下幸甚。

陸九淵上奏曰。臣讀典謨大訓。見其君臣之間。都俞吁咈。相與論辯。各極其意。了無忌諱嫌疑。於是知事君之義。當無所不用其情。唐太宗即位之初。魏徵為尚書右丞。或毀徵以阿黨親戚者。太宗便溫。不博按訊。非是。於博言徵為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太宗使溫。責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徵入見曰。臣聞君臣同德。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邦之興衰。未可知也。太宗瞿然曰。吾已悔之。數年之後。虜夷君長。帶刀宿衛。外戶不閉。商旅野宿。非偶然也。唐太宗固未足為陛下道。然其君臣之間。一能如此。即著成效。陛下天錫智勇。隆寬盡下。速進。堯舜。誠不為難。而臨

御二十餘年。未有太宗數年之效。版圖未歸。讎耻未復。坐聚教訓之實。可為寒心。執事者方雍雍于于。以文書期會之隙。與造請乞憐之人。俯仰醜酢。而不倦。道兩暘時。若有詠頌太平之意。臣竊惑之。臣誠恐因循玩習之久。薰蒸浸漬之深。雖陛下之剛健。亦不能不消蝕也。鸞鳳之所以能高飛者。在六翮。臣願陛下毋以今日所進為如是足矣。而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行見無愧於唐虞之朝。而唐之太宗。誠不足為陛下道矣。

九淵又上奏曰。臣少讀漢武帝策賢良詔。至所謂任大而守重。嘗竊歎曰。漢武亦安知所謂任大而守重者。自秦而降。言治者稱漢唐漢唐之治。雖其賢君。亦不過因陋就簡。無卓然志於道者。因陋就簡。何大何重之有。今陛下獨卓然有志於道。真所謂任大而守重。道在天。下固不可磨滅。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今陛下兩翼未成。則臣恐陛下

下此志亦不能以自遂。陛下此志不遂，則宜其治功之不立。日月逾邁，而駸駸然反出漢唐賢君之下也。神龍棄滄海，釋風雲，而與鯢鯢校技於尺澤，理必不如。臣願陛下益致尊德樂道之誠，以遂初志，則豈惟今天下之幸，千古有光矣。

九淵又上奏曰：臣嘗謂天下之事有可立至者，有當馴致者。昔楚之差讓論之失，是惟不悟，悟則可以立改。故定趨向，立規模，不待怨咎。此則所謂可立至者。至如救宿弊之風俗，正久陋之法度，雖大舜周公復生，亦不能一旦盡如其意。惟其趨嚮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以歲月，乃可望其丕變。此則所謂當馴致者。可立之時，日氣即應。此立至之驗也。大冬不能一日而為大夏，此馴致之驗也。凡事不合天理，不當人心者，必害天下。效見之著，無愚知，皆可知其非。然或者明不燭理，量不容物，一旦不勝其忿，驟為變更，其禍敗往往甚於前日。

後人懲之，乃謂無可變更之理。真所謂懲羹吹齏，因噎廢食者也。自秦漢以來，沿道龐雜，而甘心懷愧於前古者，病正坐此。歲在壬辰，臣省試對策首篇，大抵言古事是非，初不難論。但論於今日，多類空言。事體遠絕，形勢隔塞，無可施行。末章有云：然則三代之政，其終不復矣乎。合抱之木，萌蘖之生長也。大夏之暑，大冬之推移也。三代之政，豈終不可復哉。願當為之以漸，而不可驟耳。有包荒之量，有馮河之勇，有不遐遺之明，有朋亡之公。於復三代乎，何有。臣乃今日請復為陛下誦之。

九淵又上奏曰：臣聞人主不親細事，故臯陶賡歌，致業勝之戒。周公作立政，稱文王罔攸蕪于庶言，庶獄庶事。唐德宗親擇吏宰，魯、柳、渾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以承大化。尹當求令長以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此言誠得臯陶周公之旨。今天



下米鹽靡密之務。往往皆上累宸聽。臣謂陛下雖得臯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荀卿子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臣觀今日之事。有宜責之令者。今則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有宜責之守者。守亦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移回復。互相牽制。其說曰。所以防私。而行私者方藉是以藏姦伏慝。使人不可致詰。惟盡忠竭力之人。欲舉其職。則若於隔絕。而不得以遂志。以陛下之英明。焦勞於上。而事實之在天下者。皆不能如陛下之志。則豈非好詳之過耶。此臣所謂旨趣之差。議論之失。而可以立變者也。臣謂必深懲此失。然後能遂求道之志。致知人之明。陛下雖垂拱無為。而百事詳矣。臣不勝拳拳。

衛涇對策曰。臣恭惟陛下聰明天縱。並隆五三。不自神聖。謙冲遜訥。親屈帝尊。廷策多士。訪以古今之治道。當世之急務。陛下豈以草茅

之言為可用歟。然自陛下即位以來。六策多士。所以與之講論治道。亦不一矣。亦嘗採其所言見之施行。而有補於治者乎。抑草茅之士。華文少寔。不當於理。而不足以措之事業乎。抑亦臨軒賜問。姑循祖宗之故寔。而不要之於用也。夫科目之興。始自西漢。而賢良之策。亦有時而措之。用者。載諸史冊。爛然可觀。况陛下捨已從人。如大舜。不矜不伐。如大禹。廣覽無聽。以極羣下之幽隱。開心見誠。以來天下之讜言。將與海內共臻至治。夫豈崇尚虛文。不究寔用。徒應故事而已哉。雖然。君聽存乎廣大。臣言貴於切近。以陛下好問之勤。願治之切。而徒泛為之辭。以娛觀聽。非臣之所學也。臣聞成天下之治者。固憚於改作。革極弊之政者。尤患於因循。改作之患。至於擾擾作事。而因循之弊。將有委靡不振之憂。二者皆非所以為治。而因時制宜。則治道之所不廢也。昔漢武帝以雄材大略之資。即位之初。侈然不滿漢

家之意。嘉唐虞樂商周之言。屢形詔策。董仲舒待問廣廷。廼勸帝以  
更化善治。卒之武帝紛更制度。日不暇給。而一時之治。駸駸愈不如  
古。豈仲舒之言有以誤之耶。終日變易法令。而不出於簿書期會之  
間。正非仲舒所以拳拳於帝之意也。知仲舒之更化不在簿書期會  
之末。則知仲舒有救弊之名。無變道之實。誠古今不易之常理。從是  
而加之意焉。則以之振起治功。掃除積弊。躋一世於唐虞三代之隆。  
如聖策之所問。誠無難者。又豈在於變法易令。而以多事自累哉。詩  
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陛下亦悟於斯而已矣。謹昧死上對。臣伏讀  
聖策曰。蓋聞道者。適治之路。傳萬世而無弊者也。仁義禮樂。皆其具  
也。紀綱法度。所以維持治具者也。堯舜之所以帝。禹湯文武之所以王者。  
用此道也。臣有以見陛下探治道之本原。而知帝王之為同條共貫  
也。臣聞道無精粗。治有詳略。本末不可以偏廢。而闢闢變化之用。則

固有所主宰也。是故上原之所自。則不外乎一心之微。而治具之在  
天下。亦不可一日廢。此堯舜之所以帝。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固不外  
乎此道者。然精一執中之妙密。相授受於心傳之際。而皇極之編。九  
疇之旨。君臣上下。所以孜孜講切者。豈惟繁文末節之是務。而庶績  
之熙。九功之叙。水土之平。禮樂庶事之備。固其形見之末效。而斯道  
之本原。固當求之於精微之運。誠不外乎中之一辭而已。不然。堯舜  
禹湯文武之君。不能捨仁義禮樂紀綱法度以治天下。而繁文末節  
後世固欲持此以治天下。不可勝窮之變。則亦無具甚矣。然則帝王  
之治。固不難致。亦惟探其本而不廢其末。舉其全而不溺於偏。求其  
所以致治之實用。而不惟繁文末節之是徇。則古今天下也。而豈  
有異道哉。臣伏讀聖策曰。朕膺光堯之命。承祖宗之緒。思所以闡文  
謨而揚武烈者。二十有三年矣。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夜祗懼。莫敢

違寧。故博延豪英。訪以富世之務。子大夫造廷待問。必有益而啟蒙者。臣有以見陛下念付託之至重。思宵旰之愈勤。疑治道之愈遠。已以問承學之臣。將以講明濟時之術也。顧臣微陋。何以塞明。聞天下非治效不進之可憂。而人情安於苟且因循之可畏。以陛下勤政顛治之誠。邁越前古。唐虞三代之治。疑若盥手可致。而二十三年于茲。計筭見效。曾未之聞者。是安可不求其故耶。毋亦顛治之心。雖切。濟時之術實疎。士大夫安於苟且。以為成習。而天下萬事。有不得其序耶。臣竊觀陛下即位之始。銳於為治。念版圖之未復。憤囚虜之未殄。慨然奮發。將一掃而清之。一旦起故老於廢棄之中。擢將相於儔常之列。畀之大任。責以成功。而徒肆大言。習為誕謾。玩歲愒日。無補事功。比比負責而去。而陛下大有為之志。亦自是少弛矣。故夫前日之治。傷於太急。而今日之治。又失之太緩。惟其責效之速。故誕謾之徒。得以肆其欺罔。竊取陛下爵祿而去。惟其習於縱緩。故庸常瑣瑣之流。得以偷安固位。自為保持之計。上下苟且。莫肯任責。而治效之不進。風俗日以壞。士氣日以弱。民生日以困。刑罰日以峻。徒為九重之隱憂。而不思所以救弊之術者。循是而不之反。則天下之患殆將有出於意慮之外。而何治功之可成。臣願陛下思所以濟治之術。革人情於極弊之餘。正紀綱。明賞罰。毋使徇於虛名。而必責其實用。則今日苟且之俗。將易而為趨事赴功之臣。則天下之治。有所不為。為無不成。惟陛下所忘耳。臣伏讀聖策曰。且唐虞之盛。固未易議。至若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皆綿世歷年不能無弊。豈道本升降。政有損益。而然歟。抑為治之具有未至歟。臣有以見陛下想唐虞至治之極。攷三代治尚之偏。圖惟厥中。以為救弊之術也。臣聞三代之治。本於一道。道之所在。初無毫釐之差。而救偏補弊。特其濟治

之術也。臣聞三代之治。本於一道。道之所在。初無毫釐之差。而救偏補弊。特其濟治

之術。由於時變之推移。而生於人情不可已者也。唐虞之盛。忠質文之名未立也。而忠質文未始不為用。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此其世變之使然。有不容禦。則周人之處此。若其極弊不可為之世矣。自常情觀之。必將厭委曲而務闊踈。棄文采而尚朴素。以求還上古之無事也。然周之君。方且務為繁縟之典。凡可以管攝人心而隄防風俗者。纖悉備具。是豈好為多事。而繁文末節如後世之紛紛也哉。彼其損益之相因。無非因人情之所繫。而維持設施之術。固有出於法度紀綱之外。此秦和之效。所以並稱於唐虞。而彌文縟典。皆足以起當世之治。使周之子孫世守而勿變。則千萬世長在可也。而何弊之可言。陛下蓋亦即其所以救弊之術。原其所以為人情之慮者。略其異而反其同。則唐虞三代之治。亦在陛下運用而已矣。奚必拘於形迹之末哉。臣伏讀聖策曰。今朕正心誠意體道之用。將以

格物。而士風猶未一也。敦本抑末。崇尚禮教。將以範民。而俗化猶未醇也。夫士風之不美。以其無所化也。今陛下以正心誠意之學。將以致格物平天下之效。而士風之未一。得毋以承末流之弊。而源或未之正乎。夫俗化之不善。以其不知教也。今陛下敦本業而抑末作。崇禮教而設防範。而俗化之未醇。得毋以流俗之漸漬者深。而制度之不嚴乎。臣聞古之士也。上下相待以成其美。後之士也。上下相勝以敗其事。夫仁義道德之本。孝悌忠信之實。古人之所以修於鄉黨。處於庠序。以為吾之所當為。初無所覲於上。而官爵祿位之設。車馬衣那之奉。古人所以用於朝廷之上者。亦以為待天下士。而非有德於下。故士知脩於家。以待上之求。上取於士。以為天下之用。上之所待。其士者愈厚。故士之所以自待者愈不教。輕。上下交相待。而人才日以盛。固其宜也。後世則不然。上設其爵祿。以待士之求。而士亦者且

修飾以有所要於上。士懼其無以自達。則巧取貪進。不顧禮義。而上亦懼其進之濫。則多為之防。以繩其來。此後世之通患。而按之今日。則尤甚矣。冒進之習滋。廉恥之道喪。苟僥倖於一得。則抵法禁而不之善。以一人之失。而疑及天下之士。則亦曰流於薄惡而已矣。而何怪於士風之不美歟。臣故曰。承末流之弊。而源未之正也。臣聞古之治天下者。將以定民志。後之治天下者。將以便民情。古者上自天子。而達之於民。尊卑貴賤之不相侔。則服食器用之間。截然等級之有辨。古人非固為是無益之文也。防閑之不季。則情偽之相濫。樂好之不厭。而弊將有不可勝言。深為之節。嚴為之限。故民志一定。而分守自明。彼其趨向之一。而風俗之厚。亦其理也。後世則不然。舉聖人所以檢押人心者。一切惟人情之便。而媮風薄俗。亦復蕩然於法制之

外。宮商大賈。得以交通王侯。而鄉曲豪右。無別於貴近。自後世有所由來。而較之今日。則殆將不止於是者。車服上僭。宮闈家室。略擬都邑。輦轂之下。四方之所觀瞻。而此風益熾。上下恬然相視。不以為怪。則亦曰流於無節而已矣。而何怪於俗化之未醇歟。臣故曰。俗之漸漬者深。而制度之不嚴也。臣伏讀聖策曰。義不勝利。何以厚民之生。刑不勝奸。何以防民之偽。夫率民以義。則義之所在。而利固存于其中。則民心之知禮義。若可以厚其生也。而義或不勝乎利。得毋以義利之不能兩立。而趨於利。則或違其義乎。夫防民以刑。則刑章之喜。可以不試。而民畏也。而刑或不勝乎奸。得毋以刑所以防民。而求以勝民。則奸執益不勝其多乎。臣聞古者先養民。又教民。然後治民。後世不知養民。不知教民。一於治之而已耳。夫日用飲食之項。冠婚喪祭之具。聖人初非舉手以予民也。為之立其官師。制其田畝。又教之

以君臣上下之大分。民既知教而民生益厚。故民樂出其力以供上之用。亦不以為勞我而且厲我也。後世教養斯民之事。曾弗之講。民生之用。皆民之所自為。而上之人又從而征歛困苦之。今日之民。其無聊賴甚矣。而何義之能知。山澤之饒。舟車之筭。香鹽茶酒之權。凡桑孔輩所以籠天下之利者。無不悉為常賦。有限復令先朝常數既殫。復令別配。凡陸贄所以進諫於唐德宗者。無不盡用。陛下加惠元元。勤恤民隱。形於詔旨。無非以寬民力。厚民生為言。而守令之不奉行。徒亦文具而已。水旱有減放之令。而督促如初。歲又有蠲除之科。而追催猶故。所謂未稼如雲。問之父老。皆有憂色。曰。豐年不如凶年。而况水旱相仍。曾無虛歲。上下迫蹙如此。欲民生之厚。其可得耶。臣聞古之制刑也。所以厚民俗。後之制刑者。所以罔民利而已耳。夫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制刑。蓋為夫不孝不友不嫻不睦者是禁。而山澤

之利。無不弛以予民。而或為之限節。蓋亦禁其末作之為害。而非奪民利以自殖也。後世不明聖人制刑之意。而桑網之密。條章之具。無非與民爭利。而茶鹽之商販。酒權之私酷。毫髮之不貸。纖悉之必討。刑禁之既加。而科罰又從而重困之。今日之刑。其寬濫亦甚矣。而奚偽之能防。故刑不足以勝姦。則姦軌之習滋熾。聚於山澤者為盜賊之區。而刑餘之眾。不得與齊民齒者。亦將流而為盜。陛下廣覆宇內。遠近如一。通商販之禁。寬酒權之征。雖見於比年之詔。而有司諉曰。國用之所源。無得以辭其責。故上有仁心。而下不被其澤。有寬恤之美名。而無寬恤之實惠。所謂罔民以為利。誘民以為姦。不反其本。而徒治其末。欲姦軌之消。其可得耶。臣伏讀聖策曰。意者仁義禮樂之用。與夫紀綱法度。所以維持治具者。非耶。何視古之有愧也。誠如陛下所言。則信知後世之治。所以不如古矣。陛下以古問臣。臣不敢徒

以古對。陛下果有意於古也。蓋亦稽唐虞至治之原。參三代救弊之政。一政令之未純乎古。一設施之不合乎古者。振起而更張之。以作天下苟且因循之習。以起天下趨事赴功之心。則以之美士風。善俗化。厚民生。去民偽。亦惟磨以歲月。無不可矣。不然陛下徒有慕古之名。而無師古之實。則今日之策臣者。徒為故事。而臣之所以告陛下者。亦虛文而已。是將奚益。臣伏讀聖策曰。伊欲道與世興。風移俗易。士相與談仁義。蹈名節。而不矜靡曼之虛文。民相與興禮遜。趨本業。而不溺奢侈之末習。八政修而食貨足。七教明而獄訟息。臣愚以為世有先後。道無異同。由本原之所自出。而觀之。越千載猶一日。唐虞三代。即斯道以為治。既有以指天下於無為之盛。况陛下心傳之妙。得於授受之懿。則施之事業。移風易俗。誠無難者。若夫士相與談仁義。蹈名節。而不矜靡曼之虛文。臣以為莫若。有以正人心。民相與敦

本業。興禮遜。而不溺奢侈之末習。臣以為莫若。有以定仁制。夫禮義者。人心之所同。惟其利害得失之心。日勝。是以忠純篤實之意。日亡。是固科舉之法。有以壞天下之心術也。今陛下徒曰嚴法禁。謹隄防。足以革士風之習。臣以為無以善人之心。則未見徒法之可以自行也。夫科舉之法。後世既以取之天下之人材。而天下之人材。亦輻輳於科舉之內。既取之於未用之初。蓋亦擇之於既用之後。廣之以教化。本原而示之以趨向之所在。貪濁者黜之。廉介者用之。奔競者抑之。靖退者進之。旌直言以來諫諍。伸士氣以通下情。若是而曰士風之不美。臣未之信也。夫禮制固有一定之經。人惟防範之既嚴。故至於蕩然而莫知限節。是故民心之無常。亦上之人無以撻節之過也。今陛下徒曰躬節儉。務朴素。足以先天下之俗。臣以為躬行之難。至而禮制不明。未見徒善之足以有為也。夫經制之不立。古人以為正

風俗之本。則人心之無厭者。苟於目前之便也。今為之定其經制。上而乘輿之服御。固有其度。降而公卿。又降而士庶。冠昏喪祭之節。官室器用之制。嚴為限量。設為科條。踰者有禁。斷於必行。貪溺者無所歆。而豪右無所乘。鷹鷂貫朽。無所用之。則民志定而爭端息。無甚富之民。則亦無甚貧之民。無甚侈之家。則亦無甚弊之家。人心有常。風俗歸厚。於是而曰俗之未醇。臣未之信也。厚民之生。則莫若講節用之策。省民之刑。則莫若謹按察之使。今日之利源竭矣。不可復興矣。無已。則有節用之說乎。節用固多術也。曩者固嘗限宮觀之貢。而宮觀之除。濫予猶故也。固嘗省添差之數。而添差之恩。妄授猶昔也。使事之賜。得無有過度者乎。虛籍老弱之兵。得無有坐糜廩食者乎。節之於彼。而又節之於此。則民生之厚。庶乎其有自矣。今日之刑濫矣。不可以復峻矣。蓋亦謹按察之官。而使之加意乎。命官非不謹也。州

縣之間。責成案於胥吏。而長吏不以為意。付箠楚於獄卒。而獄官慢不知情。郡刺史足跡膏一至於園土之門乎。監司之按行。又能盡得於一見之頃乎。謹之於彼。而復謹之於此。則好生之德。庶乎其洽民矣。捨是而曰八政脩而食貨自足。七教明而獄訟自息。臣恐未免於揖遜。揀焚之舉也。臣不佞。陛下召至闕廷。賜之清問。臣首以更化為陛下獻。次願陛下正人心。以美士風。定經制。以善民俗。次願陛下節財用。以厚民生。謹按察。以省刑罰。以為更化之說。請復為陛下終始言之。臣觀藝祖皇帝為天下除大殘。致更生。兵不血刃。而天下歸戴。征伐既下。諸國必先已通欵。蠲繁苛。一以仁厚為本。大抵兵以不教為武。刑以不用為威。財以不費為饒。人以不作聰明為賢。此其立國之本意。而列聖守之。以為家法者也。仁宗慶曆間。承平既久。一時事類少弛。仁宗一旦振起之。不過於增諫員。減任子。展磨勘。雖一二節



目之或殊。而大體卒不改易。故嘉祐之治。振古無及。社稷長遠。終必賴之。由此道也。臣以變化為獻。亦豈勸陛下以變更祖宗之法度哉。士大夫之媮惰者。從而振作之。王業之偏安者。思有以規恢而廣大之。萬事之積廢者。思有以作新而奮厲之。而不失祖宗立國之本意。則士風之日美。民俗之日醇。民生之厚。而刑罰之清。固有不期而致。則聖策所謂措國如唐虞。巍乎三五之隆。而無忠質文偏勝之弊。其策捨此。將安在耶。陛下復策之於終曰。熟之復之。詳著于篇。朕將親覽。臣有以見陛下咨訪之意。蓋一勤而使臣等得以竭其愚衷也。臣不度愚賤。切有拳拳憂國愛君之忠。一旦得奉清光。條當世之事。陛下所以問臣者。固已略陳於前。若天下大體之所繫。而國家安危。理亂之所從出者。雖聖策之所不為。而臣安敢有懷不吐。上負陛下詳延之意。敢為陛下早言之。臣聞宰相者。身廷之股肱也。臺諫者。朝廷

之耳目也。非有知人之明。不足以進賢退不肖。非有碩德重望。不足以鎮撫夷狄。非有不窮之才。不足以贊萬機之務。擇相而任之者。不可以不謹也。非有公忠之操。不足以排擊姦回。非有剛強之守。不足以肅清班列。非有高明之見。不足以裨益冕旒。擢臺諫而付之者。不可以不審也。苟曰以其久位。而姑以遷之。幸其無過。而因以任之。則何以稱其具瞻之望。起非常之功。專求州縣之下吏。搜索錢穀之細務。姑以應故事。而朝廷之闕失。國家之大議。有不敢言。則何以通幽隱之情。輔聖明之德。臣願陛下委任擢用之際。詳擇而審處之。疑之當勿復用。用之當勿復疑。必有以盡其才。然後可也。陛下愛惜名器。必無濫予之爵。然技術藝能之賤。或充斥於朝路。而官掖非泛之恩。或不厭於公言。可不有以節之乎。陛下親近儒臣。必無偏信之失。然是非毀譽之說。或間出於細微。而士大夫結托之私。或競趨於權要。

可不有以抑之乎。陛下誠於是而留聽焉。任宰相而重其股肱之寄。用臺諫以謹其耳目之司。惜名器以勵天下。戒偏信以示至公。則所以策臣四者之弊。特不過於事為之末。非聖明之所慮也。臣是以終篇之末。論次其大者以為陛下獻。若乃緝績故實以為有學。彫繪言語以為清新。臣不惟不敢。亦不暇。惟陛下赦其狂僭而錄其區區。臣無任昧死。臣謹對。

袁詵友上言曰。臣仰惟陛下踐祚以來。虛心受人。廣覽兼聽。如堯之清問下民。舜之舍己從人。禹之拜善言。湯之從諫弗咎。殆無以過此者。委任大臣。深得垂拱仰成之體。咨謀臣下。無愧詢于芻蕘之風。仁心仁聞。出於天資。好善好賢。根于至性。本朝蘇軾嘗曰。有君如此。其肯負之。今臣下委質盛時。際遇明主。真千載一時之遇。倘不能以忠言嘉謨。確論至策。仰副陛下虛心願治之意。則是有負陛下。豈特天

地鬼神得以誅之而已。臣竊惟今日之事。外若不足憂。而內實可憂者。其最大者有二。曰兵與民是已。民力日困。凡士農工商無一而不貧乏者。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今百姓外困於征輸。內困於衣食。仰事俯育。一無可恃。時平無事。未見其害。或有水旱之災。兵革之困。民力單弱。國無憑藉。變故百出。不可縷舉。豈不少思於閒暇之時哉。軍政日隳。凡伍符尺籍。其可用者。十無一二。故家宿將。零落已盡。紀律弊壞。人無聞心。軍士飢寒。十戶九怨。上下相蒙。恬不遠慮。將帥驕懦。語戰縮首。一有緩急。兵窮無藉。將弱無策。安危之機。非意可料。豈不少思於無事之日哉。陛下虛已任人。有言必聽。臣下不於此時為陛下殫智盡慮。畢精竭神。思其為策能令可行者。以急先於兵民之務。使民力寬裕。邦本得以植立。軍政修明。緩急可以憑恃矣。此時而不為。是無時而可為也。臣愚欲望陛下先以民力軍政為重。下臣所奏。命侍

從臺諫卿監郎官帥漕二司各以聞見。凡寬民力。修軍政。害所當革。利所當興者。悉意畢陳。求其確然可行之策。毋為甚高難行之論。度今必可施行。而必有補於二者。不計項目多寡。詳悉奏陳。其修軍政一項。併令三衙帥臣條具。並各限一月奏聞。然後下之。宰執大臣。撥其必可行。有補於二者。於清閒之燕。次第敷奏。而施行之。毋責近效。毋憚小勞。毋怯浮言。使民力以寬。軍政以修。時平無事。則外內無患。或有緩急。有民可恃。有兵可役。相與維持。憑藉無一而不可為也。臣冒犯天威。無任激切屏營惶懼之至。

說友又上言曰。臣聞復古有道。得天斯復古矣。得天有道。得民斯得天矣。仰惟陛下憂勤萬幾。規恢廣大。宸衷宵旰。思集大勳。而筭計見効。殆未什一。是豈終不可為哉。臣嘗觀自古立大事者。必先於得民。民心既得。天意自順。天之所與。雖弱必強。天之所違。雖順必逆。天不

可以智得。而所以得天者。寔自斯民始。三代天下。漢唐之初。大

業載在方冊。其道可考。又豈待臣一一而縷舉哉。是故民力裕。則民心自得。民心得。則天意自悅。天意悅。則年穀自成。年穀成。則上下自足。上下足。則富國彊兵。惟所欲為。無不如志。此自然之理。必至之効。如形聲之相應。抱鼓之相隨。確乎其不能易也。陛下臨御以來。焦勞愛民。弗替朝夕。陰陽一有愆伏。則踈釋囚繫。如拯飢渴。臣寮一有奏陳。則旋即施行。常若不及。遇凶荒而賑給。因水旱以蠲租。陛下之於民。可謂無負矣。然州縣之間。多有視詔令為虛文。指生財為政事。縱掎克為舉職。矜羨餘為己功。習熟見聞。恬不知革。所以上負陛下德意者。日以滋甚。臣請得而粗言之。夫聚人以財。固所當務也。然陛下豈欲使之朘民膏血。以媚公上哉。上供之外。朝廷初未嘗一毫有取也。凡今為州郡者。多立名色。巧為征取。屬邑之苗。命官量覆。必欲使

之出剝本州受納不問多寡必倍數而可充。又有胥吏燕窮之項呈  
樣渡官之費終歲勤動僅足官輸。反顧所儲已如垂罄。而又虐為稅  
目。征取百端。雖民間日用之物。僅及數金。悉皆收稅。間有科稅典貼  
敷納收金。釵髮有征。蔬菜有稅。民間昏姻。政令市酒。錙銖不遺。無異  
丐取。剝膚椎髓。民心嗷然。外以為苞苴權貴之資。不一而足。內以供  
竅壑止厭之欲。以遂己私。若民間之詞訴。官吏之能否。一切漫不加  
問。蓋有越月而不一聽訟者。彼謂府庫之積方盛。可以謀陛下之壽  
祿。曾不知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是豈為朝廷之福哉。此州郡之害民  
未能盡免也。郡欲生財也。則取之縣。縣欲生財也。則取之民。上下相  
迫。勢必至此。凡今為邑者。懼州郡之欲出剝也。則納苗之耗。一歲一  
增。今固有小戶一歲而兩輸苗稅者矣。懼州郡之欲折絹折綿也。則  
增益足兩以為耗。今固有和買稅絹綿耗。親未耗者矣。懼州郡之

欲和糶也。則不以多寡科抑人。今固有納三石而得一石之直者  
矣。懼州郡之欲催欠也。則合零就整。增益數目。今固有以零合為零  
斗。以零分為零尺者矣。又有無名之求。興修之後。科罰里正。抑勒鄉  
民。其名苛細。詎可槩舉。官吏侈然為得計。百姓赴訴而無繇。此縣道  
之害民未能盡免也。部刺史澄按一道。尤陛下之所寄耳目而導德  
意者。今也不然。凡遇到任。必首遣屬官遍行諸郡。剝刷錢物。過為數  
目。責令供認。所至苛取。一問名色。悉歸本司。州郡不堪其煩。旋即取  
之縣道。上令下應。殃及於民。已以之欠復征。未辨之輸預納。私行科  
折。以取贏餘。譬之心腹病於內。而手足耳目欲其自佚於外。不可得  
此。監司之害民未能盡免也。商負之稅。各有定制。諸司分隸。亦皆有  
則。若取之以道。商賈復何病哉。一州縣間謂之稅場者。苛取細征。私  
立稅額。固有負千金之直而稅五百金者。有僅及百金而過取其半

者。有士夫經由而發其箱篚者。有不五十里而兩為擱稅者。絲粟必取。如被寇攘村落之間。強弱相勝。或瀕於死。朝廷豈得而盡知哉。此徒以負販為生。非此無以自活。而官司重稅。進退不容舟車。怨咨溢於行路。此稅務之害民。未能盡免也。向者陛下軫念都邑。加惠小民。命臨安出公帑以償諸行之直。至今小民及此。手必加額。然臨安非它郡比。雖一日之間。所湏固已日出。稍積歲月。其擾諸肆。又甚於昔時。况年來土木之役。接踵而起。朝廷典禮。相繼舉行。凡所湏求。莫非臨安辦集。其間所用百物。悉科鋪戶。皆千百計。徃徃什未酬一。小民僅有儲備。一旦官司直取。略不敢以伸氣。生理零落。權輿在此。夫京邑。四方之根本也。今無故使諸行日迫窮困。浸以寒餓。恐非陛下加惠京邑之意。此臨安之擾民。未能盡免也。凡此五條。亦姑舉其大略。臣亦安得而備言哉。竊惟陛下方以大有為之志。慨念中原。力圖復古。

而臣乃以愛民迂緩之說。以獻。自蓋民心悅。則天意得。天意得。則少康之一旅。光武之八千。天將以之。以機會矣。臣伏讀太上皇帝聖政。嘗欲罷月椿錢。諭輔臣曰。朕以養兵。全藉民力。若百姓失業。則流為盜賊矣。大哉王言。真陛下之家法也。臣願陛下洞照古昔興衰之理。仰則光堯愛民之訓。深憤州縣害民之久。力行仁政。以德人心。務寬民力。以悅天意。今州縣之間。已皆安於括歛矣。非陛下曠然大變。有以號召而勸沮之。則又不過為虛文耳。臣愚欲望陛下亟發德音。備及年來州縣害民之意。如臣前所陳者。播告天下。監司守令。丁寧懇惻。詳復而申戒之。具言自今。一以愛民為功。以言羨餘為罪。庶幾州縣少變舊習。亦使中外百姓。知陛下本不敢少忌如此。仍乞即賜詔旨。令侍從臺諫兩省官各以。當今何事為及民。何事為害民。條具可行者。奏上。陛下與大臣詳觀其說。言有可取。不以異議而見廢。苟

有非便。不為已行而憚改。如此則民心得於下。天意悅於上。未有得乎民不得乎天。得乎天不能復古者也。孔子論顯史之伐而先之以和無寡。安無傾。孟子論戰必勝而首歸於人和。孔孟之言。陛下所敬。本朝蘇軾作思治論。謂能從衆。可以北取契丹。呂公著上朝政疏。百姓安定。然後可以足兵食。禦外侮。惟陛下不以臣言為緩不切。寔天下幸甚。

揚萬里上奏曰。臣聞聖人之伸於天下也。有神。而其屈天下也。有威。威藏於神。故其威不測。神行於威。故其神不狎。蓋天子以一身立天下之上。其力為至孤。立而不失其立。則治而興。否則亂而亡。其勢為至危。然以至孤之力。而天下附焉。以至危之勢。而天下憚焉。附焉則不離。憚焉則不抗。不離故孤者。不抗故危者安。孤轉為強。而危反為安。則神與威在焉。故也。神去則天下離之矣。威脫則天下抗之矣。

天下離與抗。而後孤危之形始見。聖人之神與威。獨可頃刻脫而去之。而不執而留之哉。然則其孰為神。孰為威。聞之曰。表無當於裏。而裏非表。則不存。右無當於左。而左非右。則不全。物固有賅而合。殊而同。二而一者。是故淵非龍也。而龍之神在於淵。山非虎也。而虎之威在於山。何也。龍不淵。而陸虎不山。而神則龍虎之神與威。不在龍虎。而在童子之尺筭矣。故龍不可離於淵。虎不可離於山。而人主不可離於柄。柄也者。人主之山淵也歟。上執其柄。則神與威不在於下。下竊其柄。則神與威不在於上。觀柄之所在。而治亂見矣。執柄以明。用明以公。而害明者偏也。進退人才。罷行政事。號令之出納。賞罰之可否。此非人主之柄歟。及柄一去。則所謂人主者。人主之名存。而人主之實亡。惟天下之至明者。能使是柄在已而不去。夫何故。天下之至明者。其初天下未測其明也。未測其明。則其下必有以嘗之。否則欺

之。取天下之所是而一之。以非。取天下之所非而亂之。以是。以探其上而幸其惑。是謂嘗。嘗而不動也。嘗而動。則易其真是者而誣之以為非。蔽其真非者而文之以為是。是謂欺。故古之明君居明以晦。以俟其所嘗。而出晦以明。以破其所欺。彼狎吾之晦。而嘗者至矣。嘗則繼之以欺。然後吾之明一發焉。則剗然出於其所嘗之外。而卓然不墮於其所欺之中。夫安得不服。則其柄宜誰歸。故曰。執柄以明。齊威正有焉。一人之明。以合天下之明。合天下之明。以為一人之明者。天下之公明也。以一人之明。廢天下之明者。一人之私明也。古之君有百發而天下不服。有一發而天下大服。則公與私之異也。然則其曷為公。不罰天下之所同賞。而不賞天下之所同罰。顯詢而陰求。衆問而獨決。顯詢而不陰求。則毒不召矣。衆問而獨決。則同者不欺。而欺者不行矣。於是擇天下之善惡大且顯者。而賞誅之。則明一用。而天

下不以為察。故曰。明一用。以公。舜有焉。古之君失其柄者。皆暗者也。則失其柄固也。而愈明者。愈失之。何哉。明者多是而善疑。此偏之所從生也。明則偏矣。偏則不明矣。蓋恃者以明出於己為矜。而以明出於人為媿。疑者以親。媿為可信。而以公卿大臣為可防。以明出於人為媿。則舉朝不敢有言。非不言也。言而莫之入也。以公卿大臣為可防。則舉朝不敢有為。非不為也。為而莫之行也。當是時。天下之柄亦可謂不移於臣下。而天子之勢可謂尊矣。而君子未敢賀也。何則。收於前而移於後。防其一而不防其一也。公卿大臣不得以議之於公。則親暱小人得以侵之於私。天下之人。但見今日行某事也。明日用某人也。而不知其所從來也。非謀之於左右也。非謀之於諸大夫也。非謀之於國人也。豈天子徧察天下之事。而盡識天下之人歟。或曰。此宦者之力也。或曰。此外戚之力也。或曰。此宿昔倖臣之力也。夫是

三人者。天子以為親。雖而可信也。不知其乘吾信而逞其姦也。以為陰可以助己之明而外不知也。不知其蔽己之明以盜其柄也。其初不疑其姦。其終禍其國。故曰。害明者偏也。漢之元成。唐之德順。有焉。春秋傳曰。捨大臣而與小臣謀。楚莊王曰。無以嬖御士。嫉莊士。偏聽生姦。獨任成亂。鄒陽所以言於梁。兼聽則下情通。偏聽則下情壅。魏徵所以言於唐。少師亂隋。子翬弒隱。祿產危漢。朱异亡蕭。奈之何。漢唐數主之不悟也。今以主上之聖明。而躬攬天下之柄。豈容有漢唐季世之事。雖然。漢成帝知惡石顯而不知王鳳。即顯也。唐憲宗知惡王叔文而不知皇甫鏽。即叔文也。非不知也。明於人而暗於己也。臣願聖天子以古而察於今。蓋當石顯王鳳。裴玄齡王叔文用事之日。元老大臣之廢退。蓋有出其意者矣。姦邪小人與夫戚里佞倖。蓋有介其援而至宰相。侍從固結而不解者矣。蓋有忠臣義士排之不勝。而反被其禍者矣。此天子之柄所自移。而天下之亂亡所自出者也。陛下聖學高明。洞視萬古。讀之至此。以為是耶。非耶。盍於燕閒之餘。思漢唐羣小之禍。而以此數事默觀而深省焉。今日其無是事乎。可以自慶而塞其未至之門。其有是事乎。可以大懼而拔其已植之根。察之察之。又重察之。遠邪枉而親正士。則自宰執至於侍從。經筵臺諫。館閣之臣。孰非聖天子之腹心耳目哉。政事也。人才也。號令也。賞罰也。疑焉則以問之。是焉則以行之。非焉則以詰之。欺焉則以罪之。不一從。不衆違。則堯舜之聖。一武而至矣。豈若漢唐四君。盡踈千萬人。而獨信一二親暱小人也。夫為虺必蛇。履霜必冰。臣不勝忠憤。萬里又奏曰。臣聞為國者。其患在於有敵而無暇。有敵而無暇。則其立也不固。而其應也不詳。非立之不固。而應之不詳也。欲固而無暇於固。欲詳而無暇於詳也。何也。有敵而無暇。則休息之日常不加多。



而戰鬪之日常不加少。戰鬪之日多。故居者負擔以立。田者操兵以耕。而守者被介冑以臥。休息之日少。故有心不及運。有口不及議。而有智有勇不及施。夫如是。立安得而固。應安得而詳哉。天之生萬物者。春也。而生春者。非春也。日之明萬物者。晝也。而生明者。非晝也。春不能生春。則生春者。冬也。晝不能生晝。則生晝者。夜也。何也。冬者。天之暇。而夜者。日之暇。然則和也者。戰之暇也。歟。雖然。為國者。息無其暇。亦患有其暇。有其暇。而用其暇者。暇也。有其暇。而安其暇者。偷也。是故。暇能福人之國。亦能禍人之國。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此用其暇者也。又曰。國家閒暇。及是時。盪樂怠傲。是自求禍。此安其暇者也。越王曾稽之役。請成於吳。吳以為真請也。不知夫越之將求其暇而用之也。是故。王女女王。大夫女大夫。士女女士。句踐不耻也。輸以寶器。玩以女樂。句踐不愛也。惟不耻。故有

以復其兩大耻。惟不愛。故有以保其所甚愛。曾稽之禍。耻之大也。社稷之存。愛之甚也。夫惟其小者無所耻。無所愛。故國中之民。疾者吾得以問。死者吾得以葬。富者吾得以安。貧者吾得以與。賞罰物備。吾得以審。車馬兵甲。吾得以具。夫是數者。得以盡。而吳固在其股掌矣。彼夫差者。方且疲於伐齊之行。驕於黃池之會。而不知越人固已制其死命。蓋越得其暇。而吳不得其暇。越用其暇。而吳無暇之可用。此之謂暇能福人之國。北齊與周。不兩立也。非齊併周。則周併齊。爾而齊主恃周寇之小息。君臣謂一日取快。可據千年。至有無愁天子之號。周師之克晉州也。猶曰。小小交兵。乃是常事。故齊亡。陳之與隋。不並存也。非陳併隋。則隋併陳。爾而陳主恃齊人之交聘。君臣謂王氣在此。敵何能為。至於縱酒賦詩。而不輟。隋師之濟江也。陳主尚醉。守江者亦醉。故陳亡。此之謂暇亦能禍人之國。今天子即位五年。於此

矣。頃者天子之所以宵衣旰食。公卿大夫之所以竭心盡慮者。惟支持強寇一事而已。至於法度紀綱教化刑政之具。所以開中興而起太平者。皆未及也。非不及也。無暇於及也。今者講解既成。邊候不驚。是猶謂之無暇歟。有暇矣。而廟堂之議。所謂法度紀綱教化刑政之具。又不及焉。臣不知天子之所以宵衣旰食。公卿大夫之所以竭心盡慮者。何等事耶。將以講解而偷朝夕之安耶。將未忘中興之計。而猶有意於堯舜三代之治也。若曰。偷朝夕之安。則齊陳之禍。可以懼矣。孟子之言。可以儆矣。若曰。未忘中興。而有意於太平之治也。則臣不知其未忘者何策。而有意者何議也。臣但見今日出令曰。申明條法而已。明日出令曰。士民不得服涼衫而已。不知天下之事。猶有大於此等否耶。抑亦深謀密議。天下不可得而見耶。臣甚懼焉。昔晉武帝臨朝。惟談平生常事。而不及於國家遠畧。何曾知其必亂。王導辟

王述為掾。既見。首問未償。君子是知江東之不振也。今日之施得無與談常事。問未償者類耶。夫無暇則憂。有暇則休。天下之事。百變如雲。萬轉如輪。一旦敵人又動。則又曰無暇。臣不知紀綱法度教化刑政之具。所以開中興起太平者。何時而可議哉。詩曰。淇則有岸。隰則有畔。今欲治而茫無畔岸。臣欲不懼得乎。

萬里又奏曰。臣聞天下之不治。非起於莫之舉。常起於舉而莫之隨。舉而莫之隨。則上之人自舉而自廢。一政之出。一令之行。十人聽而一人不聽。宜未害政令之流行也。而政令之不行。未始不自一人不聽始。夫何故。十人聽一人不聽。則十人者必觀一人者。觀之者試之也。試淵以綆。試刃以堅。而試十以一。一者不聽。而上不問。則十者之聽。亦將反而為不聽。古之聖人。必有以杜天下之觀。以弭天下之試。以齊乎天下之聽。夫天下且相與觀而莫之見。試之而莫之測。則天下之聽。安得

而不齊。天下之聽齊。則吾欲前而前。欲却而却。欲左而左。欲右而右。惟吾之為無不隨者。當此之時。天子患不舉爾。舉而大有為焉。夫誰我禦。今天子非無神聖英武之資。非無開中興起太平之志。然五年之間。殊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求強而得弱。求治而不得治。此其病安在哉。公卿大臣後國而先家。先身而後君。莫肯橫身以當天下之大難。搢紳士大夫甲可乙否。各求其說之勝。而上之人不知所定。三軍之士。天下之民。玩習於偷惰。雖作之而不起。令之而不從。是故天子有其資而無其扶。有其志而無其應。一舉而天下不隨。則自罷而已矣。此豈非中天下之觀。墮天下之試。而未有以致天下之齊。故歟。然則何以致天下之齊。將有以齊天下。必有以律天下。將有以律天下。必有以變天下。小變則小律。大變則大律。小齊則小律。大齊則大律。方歲之新。乾坤之異。溫動植之寧止。豈不可樂哉。而一坐笑談未

竟之間。或失色於迅雷之驟驚。慢者肅。伏者興。句者達。天地造化之政。今發於頃刻。而遍於四海。莫敢或玩。而違之者。變而律。律而齊也。玩而不變。堯舜禹湯文武不能以為治。湯繼夏。則變夏夏之政。禹之遺也。武繼商。則變商商之政。湯之遺也。後之言治者。必曰不復三代。則不可。而湯也不復禹。而變禹。武也不復湯。而變湯。是二聖人者。豈捨彼之成。從我之矜者耶。變之者。復之也。湯變夏之政。而湯之治復乎禹。武變商之政。而武之治復乎湯。非復而何。期於治。不期於政。要其是。不卹其異。故湯武一變。而天下律然。而更新。陛下蓋繼先堯者也。繼先堯而變先堯可乎。非變先堯也。自變其變也。且先堯曷嘗不變。異時治極而弊亦極。紹興之初。一變而純用元祐之政。以作天下之偷。故風采凜然。至今使人興起。其後權臣柄朝。恭己既久。一旦赫然。熱毒黨。收威令。以還朝廷之尊。故破強敵。授聖子。出於一日之獨

斷而天下不知其所自來。陛下即位五年而未大治。則先堯之所以變之之方。獨得而緩也哉。變必有要。要必有先。今之變其孰為要。孰為先。聞之曰。法不必行。不如無法。人不任責。不如無人。今天下之大患。不在於法之不備。而在於法之太詳。不在於賢人君子之不衆。而在於人才之太多。何者。法備而不必行。人多而不任責。故也。然則今日之事。欲一舉而變之。蓋欲刊其法之繁。以必天下之從。一其人之責。以閉天下之遁。而後天下可為也。昔者唐虞象刑。而夏后肉辟三千。漢高祖約法三章。而武帝增至三百五十九。夫以法之繁簡而較其切。夏之治宜過乎虞。而高祖之治宜不及乎武帝。而乃不然。則法果在於備乎。晉范文子有功而歸。則曰。郤克之教也。臣何力之有。至度亮敗於張曜。而商融言於陶侃曰。將軍為此。非融所裁。周公曰。惟王有成績。而梁武侯景之禍。蓋生於朱异也。异不職其咎。而使武帝

歸之時運。夫古之君子歸功於主將。而後之君子歸過於主將。古之君子歸功於其君。而後之君子不任其過。而使其君自任其過。人之不肯任其責也如此。今也無歷代之憲。承列聖之制。法不可謂不備。法備而不治。則非不備之罪也。備而不必行之罪也。科舉任子之所取。軍功之所奏。勳以千計。才不可謂不多。才多而不治。則非不多之罪也。多而不任責之罪也。臣何以知法備而不必行。法之說曰。若之私鬻者。其罪流。民之不飲酒。不茹葷。而鬻私者。不肉食者。不止也。何也。有重法。無重刑。有重刑。無重罪也。非無重罪也。不勝其重也。非不勝其重也。不勝其衆也。衆則難於重。重則難於必。且夫以銖兩之若。易錐刀之利。則執而流之。至於小民。以貧不能自存。則絕肉味。以求一孺之飽。則又執而殺之。以情而言。君子亦有所必不忍者矣。必不忍之心。生則必

不行之法見。民見其法而不見其心。則曰上之法皆然也。法者應天下之具也。其具廢則其驅死。有急而求其從。其誰從之。臣何以知人多而不任責。人之情固有所欣。有所懾。宅清顯而享豐腴。此其欣也。應紛擾而當危難。此其懾也。天子者執天下之所欣。以招天下。豈以苟悅天下之私哉。捐之以所欣。蓋將屬之以所懾。而今之士大夫自許以勇於所懾。以邀其所欣。既得其所欣。則避其所懾。無事之時。服章焜煌。步武虛徐。天子出而臨之。雖虞之野。無遺賢。周之濟濟。多士未足喻也。然寺監者曰。吾曷不臺省也。郎曹者曰。吾曷不侍從也。侍從者曰。吾曷不宰執也。宰執者曰。吾曷不二十四考中書也。階嬖倖以進。名曰捷徑。挾諂曲以進。名曰稱旨。植黨以進。則名曰容。嚴歛以進。則名曰才。朝攘夕爭。患失而憂不得。一何勇也。至朝廷卒然有一意外之事。天子呼某人而問之。則曰臣何足以知之。又呼某人而委

之。則曰臣何足以奉明詔。貪者求免事而不求免官。畏者求免官以遠避其事。又何怯也。惟其勇於彼。是以怯於此。而朝廷不悟也。且豈有身為上宰而天子使之將兵禦敵。則以親病辭者。天下有緩急而宰相尚不可使。則他人安得而使之。使之則曰彼實為宰相。予焉能戰。臣愚欲深詔有司。刑法今之細而不急者。大而不可行者。重複而可以弄者。如太祖皇帝時。法度簡而要。明而信。設者必用。存者必行。不與天下為戲。庶幾天下之可驅。天下雖無事也。不測而擇一事。大而且難者。詢之衆。而遣一所厚之大吏為之。避而不為。則誅。如唐太宗之斬盧祖尚。為而敗事。則誅。如舜之殛鯀。則天下之怯。可以一變而為勇。夫天下之人可驅。而天下之怯。皆勇。則國可強而敵可取。關中興起太平。臣心了然。見其易易爾。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五十一

治道

宋孝宗時。虞允文上奏曰。臣伏蒙聖恩特遣中使賜臣御書。漢崔寔政論。既表出其要。申之以大哉之王言曰。寔之說。切中今世士大夫之病。有會於朕心。因書此為賜。且見朕修政。採弊不敢怠忽之意。卿亦宜廣朕意。以風勵卿士大夫。臣下拜伏讀。感慨奮厲。深惟陛下之心。以公生明。故於人之情。偽無不見。以古鑑今。故於時之盡弊。無不盡。翰墨遊戲之間。日月其照。而風霜其嚴也。願臣愚闇淺軟。不足以仰承大賜。然臣之皇皇。鯁鯁。有感於寔之說。歲月久矣。意者陛下亦憫臣之孤忠。述臣之素履。而憂臣日墮於倚奪擯棄之間。故隆此異恩。委曲訓導。使之兩目開明。一心安舒。迄能有所建立。以報不允之遇乎。寔不幸生於桓靈之季。徒能託之空言。千歲之後。乃有取於英

睿之主。寔固幸矣。而臣親逢於今日。其為幸又何止相十百相千萬也。雖然寔之憂。謂寡不敵衆。猶能困稷契之復存。如臣么微。方漂流出沒於驚風怒浪中。其欲自勉自策。以一力而障百川。臣之愚亦自知其必不可也。蓋嘗究觀寔之論。乃歸之以人主師五帝。三王。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伏惟陛下之全德著焉。又曰。選稷契為佐。伊周為輔。不然則多為累而已。臣久妨賢路。亦惟陛下旁求而更圖之。不勝大願。

允文又奏論唐太宗德仁功利之說曰。臣八月戊申。吏部侍郎王之奇。太子詹事陳良翰。權禮部侍郎周泌。太詣政事堂。以所被賜宸翰示臣。臣既得仰觀陛下有取於唐之太宗。與其臣魏徵。德仁功利之說。默而深思。竊有感焉。後八日丙辰。奏事後殿。陛下不以臣愚。宣諭以宸翰賜臣之奇等之意。且由垂清問。臣嘗冒昧言唐太宗起兵太

原。攘群盜。取孤隋。不數年間。自匹夫而為天子。無寸土而有天下。大以雖成而漸德為多。既即位十有六年矣。迺以身所躬行四者之優劣而問徵。是太宗於平生心所不足者怒焉。而有憐也。臣竊妄論陛下承累聖之丕基。應重光之休運。中原之土地。吾所固有也。非修德修仁。何以致維新之命。中原之生靈。吾所固有也。非修德修仁。何以啓來歸之心。且今日創業守文中興之責。陛下實兼之。視太宗起太原時用一切之術。不可同年而語矣。陛下自即大位。今十年。汲汲皇皇於德仁功利四者之說。非不履且至也。要在無修而並用。持之以久。乃見效爾。蓋美成在久。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此聖賢不易之言也。然德仁之責在己。功利之責在人。亦不可不察。陛下欣然既嘉納之。後四日庚申。特命中使以之奇等奏牘宣示臣。臣深惟陛下聖意。豈亦有取於臣前日之奏。而欲早其說乎。臣之奏曰。德仁之責在

己者。謂非人君之躬行不可也。然邪正有機。作輟有時。內外有間。又非得弼亮彌縫之臣。如魏徵十漸之諫。則太宗安得為唐之明君也。臣之奏。又曰。功利之責在。謂非人臣身任之不可也。然人有知愚。事有難易。用有疑信。又非得聰明英睿之君。如太宗御臣之方。則房杜英衛。安得為有唐之名臣也。天下之事。一日而萬變。天下之人。一心而百偽。一政令之發。曾未見於端緒。而群議論者已紛然四起。凡所以為德仁之害。功利之賊者。不知其幾何人也。譬人之身。主本自固。不幸而有疾病。必訪之良醫。醫者察脉視色。得其病之原。酌以虛實之宜。按古方書而用藥焉。適問疾者滿前。共議其方書。某人指某藥曰。此甚熱也。法當去之。某人又指某藥曰。此甚寒也。法當去之。死生利害之說雜陳。主病者或不之察。而兩從之。遂失古方書用藥之意。病者服之。而精神日以損。筋力日以憊。鄉之議藥者。又皆歸咎於

醫者之庸。而更擇焉。醫之可擇者有限。而藥之雜議者無窮。主病者又終不能有所明辨。而欲求病者之安全。豈至理也哉。雖然。德仁者。國之大本也。功利者。本立而未必舉之效也。非明良相逢。聖賢相合。心膽相照。治亂安危相一。又安能去其害與賊。辨其本與末。以收吾德仁功利之效也。今陛下親御翰墨。歎功利之未成。企德仁之高致。慨然有取於異代之臣。將以其言為龜鑑。此則宰臣非才之罪也。臣嘗觀魏武侯與群臣論事。群臣不能及。罷朝有喜色。吳起諫以楚莊王之言曰。世不絕聖。國不乏賢。今寡人與群臣謀事。而群臣不及。有楚國殆矣之歎。至唐太宗與臣僚論事。有不出太宗意者。太宗退而憂之。景德間。真宗皇帝與陳堯叟更論前代求治之君。嘗舉其事。以為戒。臣願陛下致察於此。而儲思焉。雖然。進退百官。亦宰相之責也。相非其人。一身孤立。不足以自保。有如臣者。何敢去取人材。求盡得



英傑不群者為陛下用也。今日之急務莫急於論相。臣願陛下改圖而更命之。必旁求非常之人。以應非常之運。擇之於未用之前。信之於既用之後。不使議論負荷者歧而為二。則是非自定。利害自明。重輕相扼之勢不分。毀譽亂真之禍不作。君宰之間。道與氣合。禮與情俱。聚精會神於德仁。功利之用。次第而施行之。萬事將無不理。舉天下之大。惟陛下意之所欲為。而實非臣之所能也。臣久衰之年。已病之身心。知其不可久於位。勤勤懇懇。覬陛下蚤擇真才。付以相事。蓋屢矣。苟卿論人主之道有曰。身能和能者王。其相須蓋如此。臣乞骸之章。繼此而上。臣非為一己進退之私也。芻蕘之志。誠為宗社大計。惟陛下留神於臣之說。天下幸甚。

孝宗召陳良翰為太子詹事。既見。上出手書。唐太宗與魏徵論仁德功利之說。俾極陳今日所未至者。良翰退上疏略曰。仁德治之本。功利治之效。務本而效自至。今承天意。結民心。任賢能。退小人。擇將帥。收軍情。擇監司。吏久任。皆行之有未至。誠能革此八弊。則仁德無累。功利自致矣。上為之嘉歎。

直煥章閣王師愈上奏曰。臣一介微賤。比蒙賜對。輒陳州郡之利害。因及治具之未舉。聖度如天。優容狂瞽。不加誅斥。幸已厚甚。今日旦日。又蒙親灑宸翰。詢以治道之。有可裨助政體者。今條具以聞。臣拜手驚懼。莫知稱塞。陛下虛懷納如是其切。雖帝舜之好問。度以加矣。臣學術荒疎。智識卑陋。豈能周知當世之務。清問下逮。寔非常之榮。千載之遇。儻不竭其愚衷。是欺天也。惟陛下不以為迂闊。少賜省覽。臣恭惟陛下聰明神武。稟於天縱。痛八陵之曠祀。傷二宗之不返。帳神州之陸沉。念遺黎之塗炭。朝夕之所圖回。中外之所共知者。恢復之計也。縉紳之士。明目高談。揮毫抗疏。有為恢復之說者。陛下不

各爵賞以褒寵之。介冑之士。鳴劔抵掌。願賈餘勇。有為恢復之說者。陛下亦未嘗不以爵賞褒寵之。既詰其策。往往未有一定之論。試責以事。則往往未見其實也。陛下即位以來。孳孳求治。非不焦勞。十年于茲。治効之未成者。竊恐職此之由乎。臣聞治道不在多言。昔人固有是論矣。臣亦不敢飾可喜之說。枚數細故。以瀆天鑒。其大要。在乎有一定之論。而務實。所謂務實者。一曰益進德。以承天心。二曰寬民力。以固邦本。三曰遵祖宗之法。以修政令。四曰搜英傑之材。以備任使。五曰勿厭盡忠之言。六曰勿惑難信之謀。七曰謹其所可保。八曰俟其所可為。九此八事。誠若迂闊。而不足喜。推而行之。莫非今日之急務。陛下聖學緝熙。神心昭曠。固已默識之。伏願深信而不疑。更與大臣講求一定之論。力行而不息。天時未至。可以享安強之福。機會之來。必不若往時之失措。恢復之功。其可成矣。小臣管見如此。昧死以陳。惟陛下留神幸甚。

師愈又奏曰。臣聞天以陰陽而行四時。地以柔剛而成萬物。聖人以仁義而治天下。蓋仁義者。天下之表。致治之樞要也。堯舜由之而為武帝。禹湯躬行之而為顯王。自周之衰。此道不明。雖五霸假之。足以雄諸侯。已不足觀也。逮至戰國。權謀功利之說愈熾。孟軻氏慨然以曰。狂瀾為已任。深明仁義之道。歷說列國之君。其理坦然易行。列國之君。罔克知之。卒不復見唐虞三代之治。吁。可惜哉。猗歟。唐太宗之為君乎。貞觀之初。因閱武庫甲仗。乃謂房玄齡曰。煬帝豈無甲兵。以至滅亡。正由仁義不修。群下怨叛。故宜識此心。太宗知仁義之可仗。固已久矣。其後與魏徵論治得失。徵乃約之以仁義。蓋乘太宗之明。而啓迪之。故其言為易合。當時封倫雖以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為對。宜乎太宗力排而固卻之也。及觀其與侍臣語。以謂行仁義則定。害

不生。又謂斯須懈惰去之已遠。終則有飲食資身之喻。自非深知仁義之有益於治道者。孰能語此。惟其深知之。故能力行之。數年之後。海內又安。屢致豐登。斗米三四錢。則陰陽和矣。無復盜賊。幾致刑措。則風俗醇矣。自京師至於嶺表。自山東至於滄海。旅糧不費。取給於道。則民物富庶矣。突厥酋長帶刀入衛。高麗諸國遣子入學。則遠夷賓服矣。太宗親見其盛。自謂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誠非浮誇以欺天下後世也。噫。三代以來。以仁義致治者。其唯唐之太宗乎。自孟軻氏歿。以仁義告其君者。其唯唐之魏徵乎。神聖之君。誠能遠慕太宗。是亦太宗而已矣。盡忠之臣。誠能以魏徵為法。是亦魏徵而已矣。可不勉之哉。

著作郎王十朋上奏曰。願今天下之靜安在哉。在手中外小大之臣各居其官而不知其職。居其官食其祿。因循苟且。曠職不修。欲望蔽事之華。治道之興可乎。臣請言其大者。夫進退百官者。大臣之職也。獻納論思者。侍從之職也。為天子之耳目。正朝廷之紀綱者。臺諫之職也。內之卿監百執事。外之監司守令。莫不各有其職焉。比年以來。為大臣者。果能盡進退百官之職乎。臣見其進百官。不見其退百官也。今日召某人赴行在。明日除某人為某官。是固能進百官矣。其所進者未必皆賢才。率一二歲或半歲。或踰月。類皆遷之。初不問其職事之修與否也。其或有罪。必待臺諫論列。然後從而黜之。或人主之意有所不悅。則諭之使去。而大臣未嘗自退百官。居進賢退不肖之職。而所進者未必皆賢。其不肖者又不能自退之。臣知其故矣。是已欲收恩而不敢任怨也。先正王曾言曰。愚欲歸已。恐使誰當為大臣。而不敢退不肖。寧不媿王曾之言乎。此大臣失職也。為侍從者。又果能盡獻納論思之職乎。臣見其各司其局。而未聞獻納論思也。然

掌初司馬光以論新法不從乃辭副樞之命。神宗曰。樞密兵事也。不當以他事辭。光曰。臣未受命。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是則居侍從者事皆可言。是謂獻納。掌內外制者不止於代言。為給事中者不止於封駁。為尚書侍郎者。又不止於各董六官之屬也。今之居是官者。以各司其局。為了官事。以獻納論思為越職。寧不愧司馬光之言乎。此侍從之失職也。為臺諫者。又果能盡其所以為耳目正紀綱之職乎。臣聞歐陽脩有言曰。天子曰是諫。官曰非。立殿陛之前。與天子手是非者。諫官也。又聞蘇軾之言曰。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今之為臺諫者。果能言是非於殿陛之前。如脩之言言乎。又果能批人主逆鱗。而使之改容。如軾之言否乎。臣往歲備員知職。竊聞臺諫有論事不行者。而同列亦為之助。乃曰。我自有體。又再緘默不言者。聞侍從百官言時事。則怒而逐之。臺諫之職。果如是乎。祖宗時。臺諫論事。或一章不從。至于十餘章。而未嘗但已。言苟不行。則繼之以去。趙抃為御史。言陳升之不當除樞副。凡十有六章。於是乞郡而得度。司馬光為諫。臣論刺義勇及乞降黜。凡十有三章。今之論事者。或一再不從。遂不敢復言。寧不愧光抃等乎。此臺諫之失職也。至若內之卿監百執事。外之監司守令。其失職之敝。有不勝言者。臣竊謂欲盡革今日之敝。宜首詔大臣。修進賢退不肖之職。內之侍從。御監百執事。孰為賢。為才。按其尤者。一二人而進用之。孰為愚。為不肖。亦取其尤者。一二人而斥退之。外之監司郡守。孰為賢。才。而稱職者。按其尤者。一二人而進之於朝。孰為愚。不肖。而為民害者。亦取其尤者。一二人而進之於罪。詔下旬日之間。必責大臣。以進賢退不肖。而必欲其當。如是。則進一二人。而中外莫不勸。退一二人。而中外莫不懼。是則大臣之職。舉矣。於是又詔侍從。宜修獻納論思之職。凡

掌初司馬光以論新法不從乃辭副樞之命。神宗曰。樞密兵事也。不當以他事辭。光曰。臣未受命。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是則居侍從者事皆可言。是謂獻納。掌內外制者不止於代言。為給事中者不止於封駁。為尚書侍郎者。又不止於各董六官之屬也。今之居是官者。以各司其局。為了官事。以獻納論思為越職。寧不愧司馬光之言乎。此侍從之失職也。為臺諫者。又果能盡其所以為耳目正紀綱之職乎。臣聞歐陽脩有言曰。天子曰是諫。官曰非。立殿陛之前。與天子手是非者。諫官也。又聞蘇軾之言曰。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今之為臺諫者。果能言是非於殿陛之前。如脩之言言乎。又果能批人主逆鱗。而使之改容。如軾之言否乎。臣往歲備員知職。竊聞臺諫有論事不行者。而同列亦為之助。乃曰。我自有體。又再緘默不言者。聞侍從百官言時事。則怒而逐之。臺諫之職。果如是乎。祖宗時。臺諫論事。或一章不從。至于十餘章。而未嘗但已。言苟不行。則繼之以去。趙抃為御史。言陳升之不當除樞副。凡十有六章。於是乞郡而得度。司馬光為諫。臣論刺義勇及乞降黜。凡十有三章。今之論事者。或一再不從。遂不敢復言。寧不愧光抃等乎。此臺諫之失職也。至若內之卿監百執事。外之監司守令。其失職之敝。有不勝言者。臣竊謂欲盡革今日之敝。宜首詔大臣。修進賢退不肖之職。內之侍從。御監百執事。孰為賢。為才。按其尤者。一二人而進用之。孰為愚。為不肖。亦取其尤者。一二人而斥退之。外之監司郡守。孰為賢。才。而稱職者。按其尤者。一二人而進之於朝。孰為愚。不肖。而為民害者。亦取其尤者。一二人而進之於罪。詔下旬日之間。必責大臣。以進賢退不肖。而必欲其當。如是。則進一二人。而中外莫不勸。退一二人。而中外莫不懼。是則大臣之職。舉矣。於是又詔侍從。宜修獻納論思之職。凡

朝廷闕失知無不言而不止於各司其局又詔為臺諫者宜盡所以為耳目正紀綱之職拾遺補過糾肅官邪凡有論列不可但已宜以祖宗臺諫為法而痛董前日緘默不言之故雖然此特人臣之職也而人主有大職事陛下不可以不知一曰任賢二曰納諫三曰賞罰臣聞詩人美宣王曰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任賢乃人主之職而尤急於興衰撥亂之時陛下邇日召元老正人或真之政府或真之臺諫或真之侍從天下倉然稱為治表臣願陛下既來之則宜力留之既留之則宜推誠委任之勿責以繁文勿待以虛禮勿貳之以小人延之歲月可以責治效矣又陛下既以疆場之事委之重臣良將宜若憲宗之任裴度斷然勿疑無惑乎紛紛之議而事從中制以失其機會臣竊聞張浚欲守淮而議者欲其守江吳璘屯兵德順而議者欲其退保夫守淮乃所以守江也舍淮而守江則長江之險兵

之矣江其可守乎唐僖諲欲李光弼退保潼關光弼曰兩軍相攻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潼關賊得地勢益張矣力破其說而戰功三路之地陷沒久矣今幸力戰而復之乃欲無故而棄之可乎陛下宜詔之曰關外之事將軍制之可進則進可退則退如是則事不中制而機會不失矣臣聞傳說告高宗曰水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高宗命之朝夕納諫而中興有商聽諫乃人主之職而尤急於興衰撥亂之時陛下自即位以來雖擢用正人以為臺諫然聽納之美猶未彰聞臣竊聞近有以酷權之利而持使命於浙東西者諫官論列不聽陛下又親批聖語以諭之有識咸以為疑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陛下嗣位之始何急於用言利之臣又何以知此曹之名至於嗚諫而用之乎又聞諫官有以盡言而去職御史有以振職而出臺此必姦臣有以誤陛下者不可不察陛下比嘗下詔求直言矣未聞

賞一敢言之臣以勸言者。乃聞交結左右者得官。迎合時事者免解。賞諫如此。其何以勸。夫聽諫之道。在乎博詢廣覽。不可昵於偏聽。而蔽其四達之聰明。臣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推誠聽納。養成聖德。則納誨者皆傳說。而高宗不獨聖矣。臣嘗聞漢史贊宣帝曰。綜核名實。信賞必罰。明賞罰者。乃人主之職。尤急於興衰撥亂之時。臣竊見邇年以來。有姑息之政。無懲戒之罰。去歲逆亮之死。蓋上皇聖德所感。天假手其徒以誅之。諸將非唯無毫髮之功。虜未退則逗留觀望。已退則乘勢虜掠。既不干斧鉞之誅。而又受無名之賞。有盜節鉞者。有為兩府者。有為三公者。傳呼道路。取笑閭閻。名器之濫。未有甚於今日。又有爵位已崇。而遷猶未已。官曹已冗。而貲又復增。政或出於多門。命或從於中降。是皆為新政之累。不可不革也。至若有罪者不誅。而惡無以懲。又今日之大弊。秦檜專權誤國二十年。而乃生極寵榮。

死封王爵。天下莫不切齒扼腕。縱不剖棺戮尸。其可不行追貶之誅乎。又前日閣寺有弄權納賄。紊亂朝綱者。大將有聚斂交結。敗壞軍政者。大臣有進不由正。迷誤國家者。臺諫有朋姦罔上。惡直醜正者。或依城社以自安。或盤根錯節以自固。或以去位而幸免。與刑不正。非大舜所以去四凶而服天下者。臣聞太上皇即位之初。任用賢相。追貶元惡。竄殛姦邪。天下稱快。所以能中興我宋。致治三紀者。由其能大明刑賞於體元居正之初也。陛下宜奮乾剛之斷。法虞舜之明。繼述太上皇。檢舉故事。先正首惡之罪。而追貶之。餘則次第施行。如是。則可以攬威福之權。而陛下之職舉矣。夫欲求今日之弊。非至誠任賢納諫。大明賞罰以勸懲之。雖商高宗周宣王。漢宣帝復出。不可以致中興之治。故臣願陛下先舉其職。以率百僚。如是。則中外大小之職。罔有不舉。而弊寧有不革者耶。弊事既去。內治既備。則夷狄有

不足據。祖宗之境土指日而復矣。

十朋除知湖州。上奏曰。臣嘗聞先儒孟軻稱周武王曰。不泄邇不忘遠。是言非止為一武王設。蓋為後世帝王治天下之訓。國家全有吳蜀之地。蜀去行在萬里。遠而易忘。臣昨蒙恩出帥夔府。二年之間。有所聞見。姑言其大者三事。一曰監司。二曰虛額。三曰馬綱。今朝廷但知蜀之重權在宣撫制置二大帥。臣爾而不知四路監司事權之不一。輕也。彼去朝廷既遠。威福得以自恣。傲視僚屬。有同皂隸。動搖州縣。人不聊生。監司之中。漕臣尤重。一路銓選。咸出其手。非若他路止掌金穀之事。苟非其人。則州縣受害。無所赴訴。地遠之害如此。其可忽耶。臣願陛下戒敕宰相。宜於四川監司尤加精擇。務得循良。慳憚之吏為之。以安遠方。不必專取其能辦事也。臣在夔門。每見蜀之士夫往來。咸言西州諸郡困於虛額。蓋具積年拖欠催科不行。雖屢經赦

恩。有司不與放免。又昔之監司好聚斂者。取諸州積年酒稅諸名科斂之數。以一年最多者立為一額。其後酒稅諸色之數不登。有名無實之額常存。為提司者以有名無實之數督漕司而不得實。漕司亦以有名無實之數督州郡。州郡迫總漕之威。而無錢以給。遂預借民間常賦以充之。後之郡守到官。欲催常賦。聞已預借矣。於預借之外。又借焉。有借及二三年者。如邛彭諸州。困之尤甚。朝廷知其弊。亦嘗有旨減放。總漕之臣不能奉行德意。而催科如故。州縣不堪凋瘵日甚。今之為宣制二帥及總領者。皆一時重臣名士。必能以撫字為心。臣願陛下親賜御札。俾修陳虛額之弊。而遠降詔罷之。庶使遠方之民復有生意。臣至夔州。而馬適行水大為憂。峽諸路之害。其端起於吳璘小人。從而迎合之。以行水為便。欺罔朝廷。以求官職。臣嘗兩奉御札。非不欲率先奉行。蓋一知陛下愛民。甚於愛馬。而夔峽

之民貧尤甚。故不避罪誅。力陳其寔。今茶司之馬自五十綱後。雖不經由。然朝廷未有明文罷之。有一二提舉之臣。猶以奉行為名。松江州縣治廩造船之役。猶未已。臣願速降聖旨。令復行舊路。罷提舉。去綱之名。諸州所差牽挽之兵。各還其所。槽廩舟船。不必修治。乃見聖治之不忘遠也。臣又謂朝廷於蜀。非特以遠而不可忘。今日之所以立國者。正賴蜀以為重。昔二國之時。吳蜀為二家。故不能進取中原。尺寸地。今天以吳蜀全付陛下。陛下經營天下。恢復境土之實。今傳聞虜人積糧宿兵於境上。有窺蜀之心。蜀天險也。非虜可得而窺。正恐民心或離。釁由內起。為可憂爾。撫以誠。固結在今日。為尤急。臣故敢獻其狂言。

秦戡對策曰。臣聞有為之君。汲汲以求治。敢言之臣。拳拳而納忠。言之人。君有求治之心。必有求治之實。又古之人。臣有納忠之志。必有納忠之誠。慕其名。無其實。雖政令百變。何益於治。有其言。無其誠。雖積萬紙。何有於忠。君而有求治之實。臣而有納忠之誠。言聽計從。志同道合。此堯舜所以為盛帝。稷契所以為忠臣也。恭惟陛下。以有為之資。居得致之位。臨御之初。勵精求治。召用耆舊。斥去宦官。出宮人。節浮費。凡此數事。皆動觀聽。海隅蒼生。相與議而言曰。明天子出矣。中興太平。日月可異。數年于今。治効未著。無以大慰天下。願治之望。亦有繇矣。臣一介書生。幸遇陛下。龍飛親策。多士蓋欲求謙言。直論上裨日月之光。豈惟應故事而已。臣竊謂飾固陋之說。獻佞諛之辭。形容聖德。鋪張太平。非特臣有所不能。恐亦非陛下之所樂聞也。臣狂愚不識忌諱。獨有區區之誠。以獻惟陛下留神。臣伏讀聖策。上蒸唐虞之盛。治下及周漢之中興。條舉當今八者之弊。俯詢草茅。臣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切也。夫有求治之心者。必有求治之實。有求治之實。



者必有致治之効。陛下求治之心如此其切。致治之効宛然無聞。故臣得以妄議。陛下求治之實有所未至也。蓋天下之事。有本有末。其本既正。其末不足治矣。陛下欲知所以求治之實。先求所以為治之本。其本無他。正心而已。臣請推其本而言之。然後奉聖策所問。陛下能正其本。則唐虞不難致。周漢不足為。八者之弊。可以類舉矣。夫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心者。又一身之本也。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先脩其身。欲脩其身。先正其心。故漢書仲舒以此告武帝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唐劉蕡亦以此告文宗曰。人君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蓋人君惟有一心。而攻之者衆。或以勇力。或以巧佞。或以貨利。或以聲色。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君心一不正。則乘間而入。其

心志耗亂。耳目壅蔽。是非溷殺。黑白錯。靡所不有。小足以害其大。足以壞天下。惟人君者。當究心於正道之中。非正勿視。非正勿聽。非正勿言。非正勿動。吾不好馳逐。則之貴。烏獲無所施其勇。吾不樂諂諛。雖弘恭石顯無所用其巧。不殉以利也。桑羊孔僅不能亂其志。不逼聲色也。鄭聲越女不能動其心。夫如是。所視無非正。以視則明。所聽無非正。以聽則聰。所言無非正。言而為天下法。所動無非正。動而為天下則。以之齊家。則宗族化之。以之治國。則國又化之。以之平天下。則天下化之。無所施而不可。側聞太宗皇帝嘗有言曰。人君常淡然無欲。不使嗜慾形見於外。則姦佞無所自入。朕年長無他欲。但喜讀書。用監古今成敗。爾大哉聖人之言。誠萬世子孫之謨訓也。又聞仁宗皇帝嘗有言曰。朕於聲伎之間。未嘗留意。常於禁中閱奏之暇。恬然默坐。不以外物動心也。大哉聖人之德。誠萬世子孫之標準。

也。陛下不居其聖。動法祖宗正心之道。所素行者。固不待臣喋喋之  
言。然愛君之誠。不能自已也。臣不敢遠引前代。姑以祖宗近事為對。  
伏讀聖策曰。朕以不敏。嗣承大寶。循堯之道。于茲五載。寤寐俊秀。始  
得親策于庭。子大夫衰然待問。必有出謀遠慮。副朕詳延。此有以見  
陛下求言之切也。臣草茅之士。智慮如淺。不知朝廷之大體。陛下策  
之於庭者。豈以其言為真足聽歟。且兩堂之上。至于百執事之臣。有  
大臣以陳善閉邪。有侍臣以獻可替否。有臺官所以繩愆糾繆。有諫  
官所以補闕拾遺。在內又有輪對之制。在外間有召對之命。凡可以  
言者。非一人心。天下之事。豈無可言者耶。豈內外之臣。默然而無所  
言耶。抑亦言之而陛下不能行之耶。何八者之弊。如聖策所問者。尚  
勞宵旰之憂乎。蓋人君其大如天。其前如神。其威如雷霆。君巍然而  
在上。臣眇然而在下。溫顏以接之。軟言以慰之。猶且畏而不言。况

臨之以勢。厲之以威。自非忠義之士。奮不顧身者。孰肯抗天觸神  
雷霆哉。不言固然也。縱有所言。非搜摘微類。則指陳細務。天下有大  
弊。人君有過。嬰逆鱗者。誰歟。在廷之臣。畏而未必言。言而未必聽。  
聽而未必行。孰謂草茅之言為真足聽歟。昔太宗嘗謂大臣曰。在昔  
帝王多以尊極自高。顏色嚴毅。左右無敢言者。朕與卿等周旋。欲曲  
高推時事。蓋欲通上下之情。無有壅蔽。臣願陛下以太宗為法。先正  
其心。容受直言。然後審其是非邪正。擇其善者而從之。如是則天下  
之人樂告以善。崇論遠慮。自陳於前矣。聖策曰。蓋聞唐虞之世。法度  
彰。禮樂著。不賞而民勸。畫象而刑措。都兪賡歌。不下堂而天下  
慕之。此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切。而遠慕唐虞也。臣聞堯之所以  
舜。舜之所以受堯者。不過曰正心而已。當時都兪之言曰。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惟其正心於一堂之上。故天下化之

法度彰。禮樂著。賞刑不用。一正心而天下定也。昔漢武帝上嘉唐虞  
汲黯面數之曰。陛下內多慾而外行仁義。奈何欲效堯舜之樂。蓋堯  
舜之道自正心始。不能正其心而欲效堯舜。是猶立曲木而求其影  
之正也。臣願陛下仰稽堯舜之道。先正其心。以治天下國家。則前聖  
後聖異世同符。不然。徒慕其名無益也。聖策曰。今熙風興。具食效。祝  
業業。懼無以協帝華。而繩祖武。若涉淵冰。未知從濟。此有以見陛下  
求治之切。念祖宗太上皇帝昇付之重也。臣謂祖宗所以貽厥孫謀  
太上皇帝所以傳之陛下者。亦不過曰正心而已。昔仁宗御書三十  
五事。以為儆戒。其大要則曰。戒喜怒。防過懼。貴謙求中。正斥諂佞。  
守信義。此祖宗正心之要也。太上皇帝正心之道。得於祖宗之傳。雖  
非愚臣所得而知。然而三紀之間。上無失德。下無廢事。天下庶幾於  
治。非正心之功。曷克臻此。臣願陛下仰稽祖宗之道。以告太上皇帝。

之訓。先正其心。以治天下國家。則可以增帝華。光祖武。不然。求之於  
他無益也。聖策曰。設舉薦之科。下聘召之命。而實材猶不出。此陛下  
委任羣臣。而羣臣挾私之過也。臣聞堂上遠於百里。君門遠於千里。  
人君以一身處於九重之內。聰明智慮有所不周。賢否並進。忠佞雜  
還。豈一人所能盡知。況於外。而州縣遠。而山林非羣臣。舉人君何  
自而知之乎。陛下以公道而付群臣。羣臣徇私情而冒陛下所薦之  
人。皆有所挾。或以權勢而薦。或以賄賂而薦。或以親舊而薦。其甚者良  
為大臣。移書命而求薦。其親屬侍從。臺諫。監司。郡守。更相薦其親屬。  
有不其人者。有不識其面者。其能與否。固不暇問之陛下。下因其所  
薦而用之。又無可否於其間。薦舉之事。收為私恩。聘召之命。及於不  
才。寒賤之士。河因而前。如此。欲實才之得難矣。天聖間。有漕臣任舉  
為縣令。向呈者。仁宗謂輔臣曰。呈之薦者。才一人。未可遽進。又有

臣陳升之薦衛尉寺丞丘濬者。仁宗曰。濬雅無能稱。唯以口舌動人。今升之薦其才無乃長薄否。臣願陛下以仁宗為法。先正其心。以察其薦者。與其所薦之人。其人賢耶。則所薦之人可知矣。果賢焉。用之。又從而賞之。其人非賢耶。則所薦之人亦可知矣。果不肖焉。去之。又從而責之。其間挾私以為黨者。罪之而不赦。無信於一人之言。無或於左右之譽。實才庶幾可得也。聖策曰。懲僥倖之門。申奔競之禁。而公道猶未行。此陛下寵嬖近臣。而近臣招權之過也。臣聞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其爵賞刑罰廢置乎奪。一歸至公。與天下共之。未聞有親疎遠近之間也。陛下即位以來。潘師舊臣。寵任太過。初無奇才異識。殊勲烈蹟。次而驟用之。庸人庸夫。何所知識。怙勢矜寵。招權納賄。言而所不免。鮮廉寡恥之徒。僥求驟進。宰相執政。出其門侍從。臺諫出其門。監司郡守出其門。四方之士。奔走相逐。舉袂成雲。指汗成雨。其勢炎熾。炙手可熱。陛下察僥倖之門。而僥倖之徒日多。由奔競之禁。而奔競之風日長。如此。發公道之行。難矣。昔真宗時。潘師之入。頗怨留滯。真宗曰。此等苟求僥倖。本以因緣際會。儻加陞擢。何以塞輿議。蓋國家爵位不可輕也。仁宗時。以至舉正為參知政事。語之曰。卿恬於進取。故不次用卿。又以彭乘修起居注。指之曰。此老儒也。惟有恬退名。無以易之。臣願陛下以二租為法。先正其心。以察羣臣。勅正而廉退者。則用之。邪佞而浮躁者。則屏之。其間招權以亂政者。又斥之。而不疑。威福生殺之柄。攬之一己。進賢退不肖之任。責之宰相。無以爵賞任私。忌無以名器假小。如此。則公道庶幾可行也。聖策曰。廣言路。恢治具。而紀綱猶未立。臺諫者。朝廷紀綱之地。廣言路。所以立紀綱。言路既廣。而紀綱不立者。未之聞也。方今臺諫雖號數人。位卑而在下者。又有言事之

之。士。奔走相逐。舉袂成雲。指汗成雨。其勢炎熾。炙手可熱。陛下察僥倖之門。而僥倖之徒日多。由奔競之禁。而奔競之風日長。如此。發公道之行。難矣。昔真宗時。潘師之入。頗怨留滯。真宗曰。此等苟求僥倖。本以因緣際會。儻加陞擢。何以塞輿議。蓋國家爵位不可輕也。仁宗時。以至舉正為參知政事。語之曰。卿恬於進取。故不次用卿。又以彭乘修起居注。指之曰。此老儒也。惟有恬退名。無以易之。臣願陛下以二租為法。先正其心。以察羣臣。勅正而廉退者。則用之。邪佞而浮躁者。則屏之。其間招權以亂政者。又斥之。而不疑。威福生殺之柄。攬之一己。進賢退不肖之任。責之宰相。無以爵賞任私。忌無以名器假小。如此。則公道庶幾可行也。聖策曰。廣言路。恢治具。而紀綱猶未立。臺諫者。朝廷紀綱之地。廣言路。所以立紀綱。言路既廣。而紀綱不立者。未之聞也。方今臺諫雖號數人。位卑而在下者。又有言事之

禁言事之官一二人而止。其或有累月而虛席。或以庸才而備位。聞  
 得慷慨敢言之士。往往朝去暮斥。非特不能用其言。併其人而去之。  
 是故委靡闕冗之流。碌碌以高歲月。日復一日。浸以成風。忠言至計  
 陛下何自而聞之。陛下惟始具以立紀綱。而言路如此。無怪乎紀綱  
 之未立也。昔仁宗時。增置諫官四員。以歐陽脩等為之。所以遇之善  
 寵。官曰。自歐陽脩等為諫官。皆言事。亮直無所顧忌。其第賜章服以  
 寵之。此祖宗實諫者也。真宗時。侍御史龔鼎臣居職。少所建白。真宗  
 曰。近歲諫官多不職。如鼎臣未嘗言事。因命出之。此祖宗罪不諫者  
 也。臣願陛下取法二祖。正心以正臺諫。導之使言。言之必聽。則言路  
 漸廣而紀綱立矣。聖策曰。擇守令務寬恤。而民俗猶未裕。臣聞擇守  
 令。欲以裕民俗。守令既賢。而民俗未裕者。未之聞也。方今郡守不翅  
 數縣。今又數倍之。陛下豈能人人而親擇。又豈能盡得賢者而用

之乎。存陛下取之如何耳。凡今之人。聚斂以獻羨餘者。謂之善士。  
 榜掠以督租賦者。謂之能辦事。吹毛之察人。以為明。剝骨之暴人。以  
 為健。或飾厨傳待過客。以要名譽。或置苞苴。賂權貴。以求薦達。如此  
 等人。朝廷方且增秩改命。以為之寵。不可干以私者。謂之僻。律已以  
 廉者。謂之矯。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者。又以為為無能。相師成風。恬不為  
 怪。守令既無愛民之心。斯民也。有賦歛之不均。有獄訟之不平。間有  
 水旱盜賊之變。流離困蹙之苦。將何所赴訴乎。陛下務寬恤以裕民  
 俗。守令如此。無惑乎民俗之不裕也。昔太宗親書曆子。以賜守令。曰。  
 庶愛臨民。可書為勞績。此太宗以惠民為先也。仁宗嘗詔監司曰。凡  
 有牧宰。貪殘自恣。不務恤民者。悉以名聞。此仁宗以愛民為本也。臣  
 願陛下取法二祖。正心以正守令。推愛民之心。行恤民之政。則守令  
 皆化而民俗裕矣。聖策曰。賦墨之刑。非不嚴。未能使人皆君子之行。

臣以謂刑以齊小人。德以化君子。秦人尚刑名而風俗愈薄。陛下嚴刑罰而欲人皆君子。不可得也。士之仕也。所以為貧。使其窮廩稍優。可以事父母。青妻子。自非性貪而好利者。誰肯自陷於刑辟。今也奪其圭田。削其資給。為吏者何以養廉。吏責甚至。俸入甚微。有田可耕。孰願從仕。貧悴之人。不得已而仕者。祿既不足以糊口。則不憚於受賂。不幸者敗。幸而可以逃。況化遠自近始。朝廷達官。享祿千鐘。或且受金。有司不敢問刑。不能加。而欲嚴刑以禁州縣之心。吏難矣。昔仁宗時。有議減百官俸賜者。仁宗曰。朕所欲去。乘輿服御宮掖。奢侈奇巧之費。國家擇人以任職。至於俸賜。自有定例。何用紛紛裁減。以駭中外乎。又有議廢田者。仁宗曰。執事之吏。祿薄不足以自養。不肖者卒以賄敗。朕甚恐焉。其命三司。東公田之數。而均給之。祖宗所以厚官吏如此。臣願陛下正心以馭吏。歸其圭租。復其資給。使

之有餘。則人皆修飭矣。如此而尚有賊墨之吏。嚴刑以治之。不為過也。聖策曰。錢穀之間。非不動。而國無積年之儲。臣以謂生財無術。節財為先。漢武埽聚斂。而海內虛耗。陛下問錢穀。而欲國有儲蓄。不可得也。人君之於天下。仰人以援已。難為功。俯已以就人。則易為力。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以天下而奉一人。不如以一人而化天下。今朝廷之間。宮掖之內。無名之費。不急之務。可省者。不盡省。可罷者。未盡罷。陛下不此之務。而與司會之臣。朝講夕論。求所以生財之計。難矣。昔仁宗謂輔臣曰。朕惟此一王。不寶遠物。身先以儉。故天下化之。今府藏珠玉。犀象皆長物。藏之何益。其悉付之有司。以易以佐財用。又嘗出內帑金帛。計直數百萬緡。以佐三司支費。且曰。朕以為藏之內府。不若付之有司。以寬財賦也。祖宗之制財用如此。臣願陛下正心以節用。無名之費。不急之務。悉求而去之。則國用足矣。如此

而亦有匪之之憂。臣不信也。聖策曰：屯田以實塞下。或謂兵不如農。臣以謂屯田古之良法也。不可遽行於今。今未可遽行。不若行力田之制。庶幾無遺利之患矣。仁宗嘗曰：唐鄧汝等州曠野甚多。其募民耕之。且寬為賦稅之期。庶使民樂於趨業。此祖宗重農之意。為當今之計。而淮荆湖之間。沃壤千畝。募民以耕之。立爵以誘之。假其種糧。略其租賦。及其隙也。教以武事。行之歲月。可以獲利。聖策曰：改幣以聽邦用。或謂錢不如楮。臣以謂楮幣。非今之權宜。不可行之於久。久不可行。不若如蜀交子之制。庶幾無流通之弊矣。仁宗時。益州寇賊欲禁民為交子。仁宗曰：蜀民貿易。自古用交子久矣。一旦罷之。可乎。下使者議。以為官置務。可以利民。而聖策曰：其爭歛。此祖宗用幣之意也。為當今之計。用蜀之制。必治其欺偽之罪。使猾吏不能欺。而姦人不敢為。之。以今之錢幣。無而用之。申論。消敗之禁。嚴邊鄙遺棄之制。行

之於久。可以無弊。聖策曰：豈為之未得其要歟。抑文勝而弊。豈歟。何視古之弗及也。夫天下未嘗無弊。亦未嘗有不可革之弊。得其要則弊日滋。今日之弊。文勝也。陛下知其文勝。何不革其實。陛下知求治之實。天下之弊。不勞而治。何弊之有。聖策曰：內修政事。宣王所以興周。綜覈名實。中宗所以隆漢。攷之方冊。其施行之迹。何如。陛下始策臣。以唐虞之治。終問臣。以周漢之興。此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切。無所不用其至也。臣聞堯舜之德。冠絕百王。唐虞之治。超越萬代。豈一宣可同年而語哉。陛下既有志於堯舜。二宣不足道也。宣王之所以興周者。其要曰：謹微接下。反身修行而已。故詩人稱之。宣帝之所以隆漢者。承昭帝因循之後。用嚴以救弊而已。其他無取焉。史臣美其信賞必罰。綜覈名實。樞機周密。以臣觀之。宣帝無是也。王成之賞。趙孟楊韓之誅。賞罰為如何。有偽增戶口者。有妄指

鷓雀者名實為如何。甚者恭顯小人。職典樞機。樞機果周密乎。後世謂元帝優游不斷。漢家之業衰焉。臣謂漢業之衰。兆於宣帝。元帝之用恭顯以亂天下。宣帝有以啓之也。又况宣帝專以刑名繩下。雖能起一時季靡之俗。無仁恩以結之。人心亦自此去矣。臣故曰。漢業之衰。兆於宣帝。聖策曰。子大夫通達古今。明於當世之務。凡可以移風易俗。富國強兵者。悉陳毋隱。此有以見陛下求言之切。慮臣隱而不言。誘之使言也。陛下誘之使言。而臣不言。臣則有罪矣。是以畢其猖狂之說。惟陛下赦之。臣謂移風易俗。在陛下正心脩身。先天下為風俗。天下之人。視陛下為風俗。陛下之所好惡。下必有甚焉者矣。至於富國強兵之術。此戰國之君。切切以咨其臣。戰國之臣。說說而告其君者也。臣未之學焉。陛下能先正其心。以治天下國家。雖不求以富國。而天下有餘。不求以強兵。而天下無敵矣。臣又聞之。居安慮危者。

人君保治之道。私憂過計者。人臣愛君之心。古之君臣。思患而預防之。未嘗一日自安也。方今故疆之侵未歸。敵人之患未釋。盜賊竊發。饑饉荐臻。生民苟安而非誠安。百度粗舉而未盡舉。是皆今日大計。陛下於蠖濩之中。燕閒之際。以為可憂乎。可無憂乎。陛下當枕戈嘗膽。烏能忘憂。微臣當漉血披肝。烏能忘言哉。臣謂今日罷兵講和。少蘇彫瘵之民。不可恃以為安也。且反覆變詐之虜。其情未易測。陛下謂已安已治。敵人不足畏。故疆不必復。雖可為旬月計。為惠將來。可勝道哉。仁宗時。元昊請和。范仲淹韓琦言曰。元昊屢勝而未通順。豈圖休息。國家以生靈為念。不可不納。陛下當隆禮敦信。以盟好為務。且遣將練兵。以攻守為實務。彼不肯盟。我則撫賜無倦。彼有負德。我則攻守有宜。此策之得也。若夫今日之舉復讎之師也。與仁宗之時大異矣。仁宗猶不忘於備敵。况於陛下。其可一日自安乎。萬一邊境



有警。陛下所與運籌策者誰歟。給餽餉者誰歟。戰勝攻取者誰歟。凡所以備敵者。臣未之聞焉。如此而陛下自以為安。臣所以寒心也。臣聞之道路曰。陛下自近歲以來。倦於萬機。日以馳逐為樂。臣始未之信。及久客葦下。一日見武夫數輩。躍騎而馳。將命者傳呼。駱驛於道。臣問之行路之人。皆曰。此侍陛下擊毬者也。臣雖未之盡信。亦不能無疑。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何則。彼知所以自愛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其所愛者。當有重於此。昔張建封好擊毬。其門下士。昌黎韓愈上書極言毬之為害。以謂五歲之繫。絡其微。垂於膏臆之間。而顛沛馳騁。似非所以養壽命。其言懇切極至。夫士之愛其主也如此。况臣之愛君乎。雖然。道路之言。未可盡信也。陛下生知之性。洞達禍福之機。固不應有此。萬一有之。改過不吝。從諫如流。亦帝王之盛德也。深有望於陛下。馬。臣既辱天恩。不敢有隱。終如以

正心為陛下獻。於其末也。又及於此。臣非不知狂妄之言。上瀆天威。下犯衆怒。罪在不赦。然區區之誠。深慮在遠。士志於取。甲科得美仕而已。不復為陛下盡言者。臣既言之。退書。鉄鉄。其甘如薺。陛下矜其愚而赦之。幸甚。臣昧死。臣謹對。

載又奏曰。臣竊見後唐明宗時。康澄上書言事。史臣載其畧曰。為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山摧川竭。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賢士蔽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史臣歐陽修謂澄之言。非止中一時之病。凡為君者。可不深戒。臣嘗疑之。夫深可畏者。固所當畏。不足懼者。豈真不足懼耶。信斯言也。是使人君不懼天戒。不恤人言。又烏為至論已。而紬繹其故。乃得其說。蓋人君惟恐政事之不修。不患天人

之不相應。政事修矣。雖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不害於治。政事不修。雖西狩獲麟。越裳獻雉。無補於亂。而况邪寒暑雨。小人寧免於怨。嗚呼。在我者既至。在彼者有所不必懼也。故任用檢人。則賢士藏匿而朝廷空。崇尚末作。則四民遷業而農務廢。容悅者進。則上下相徇而治道乖。僥倖者多。則廉耻道消而風俗壞。偏聽左右。則毀譽亂真而賞罰僭差。踈斥忠良。則直言不聞而耳目壅蔽。有一于此。皆足以召亂。且其人君所以深畏人。臣所以極言。而後世史臣所以嘉歎也。臣智識淺闇。雖殫千慮之微。無以仰裨聖德之萬一。因讀古人之書。誦古人之言。竊有所取。敢為陛下獻。臣願陛下清閒之燕。深思默慮。味澄之言。究澄之意。去其所以害治者。求其所以致治者。則聖政日新。天下幸甚。臣不勝拳拳之誠。

中書舍人崔敦詩上奏曰。臣聞國家之事。成於和同而敗於乖異。蓋

天下之勢。譬猶人之一體。一體之間。一脈不和。則足以致疾。天下之間。一物不和。則足以害法。昔武王伐紂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于有臣三千。惟一心。蓋和與不和。成敗所以分也。臣竊觀國家大事。無過於軍與民。軍出死力以衛其民。民勤租稅以奉其軍。相視如一家。相通如一體。則何乖異之有。今治民者。務愛民而不恤兵。治兵者。務恤兵而不愛民。州縣屯戍之處。軍有陵其民。而主帥庇護而不得治。民有侵其軍。而守令滅裂而不為伸。於是各為町畦。互相睽阻。平居則積眦睚之怨。有事則肆分恃之情。昔高歡每歸。令軍士嘗令丞相屬張華宣旨。其語鮮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為汝耕。婦為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為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為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為疾之。且高歡小醜。固萬萬不足道。然其合和軍民。皆中兵理。所以霸也。是故人之常情。自非忠

於體國未有能合異而為同。至於防微杜漸亦在上之人所以處之有道爾。臣伏願陛下開旁燭之明。戒履霜之漸。詔將帥宜思百姓賦以養軍。而毋曲庇其下。詔部寺宜思軍士出力以捍民而毋專其民。遇軍民爭訟各務平心裁理。軍有陵於民將帥不得占護不遺。民有侵於軍守臣亦必依法根治。應有斷過軍民詞訟事件。並具中樞利司及御史臺各許糾察。其不當者取旨施行。庶幾消乖異之原。致和平之福。仰稱陛下愛養元元撫恤士卒之意。

中書舍人張孝祥上奏曰。臣竊惟今日天下之事可謂極矣。國威未振。士氣未立。財用殫匱。甲兵將弱。譬之元氣虛竭之人。百疾俱見。非醫如俞扁者。滯胃浣腸之術。莫能起也。天授陛下神聖英武龍潛而久。周知天下之故。作其即位。則舉世而新之。獨攬權綱。考核名實。憂勞圖回。日不皇暇。願惟內外小大之臣。不足以仰望清光之喜。

是以再歲于茲。大勳未集。然臣聞之。主志欲堅。不欲就功。在速。治有大體。不當毛舉細故。今在必行。不當徒為文具。大漢然。同德比義。共濟艱難之業。羣臣欲其宿道。鄉方。不為朋黨之私。如尋則內治不患其不脩。外難不患其不殫。以此富國。以此靖民。以此復文武之境土。以此據高文之宿。慎躊躇四顧。無不可為者。已如其不然。臣恐藥不當而病益深。則其憂者不可勝言者。惟陛下留神財。然太學博士虞儔上奏曰。臣聞。一代之治者。必有一定之體。大體既定。則謀議施設皆出於一。雖用力有淺深。見效有遲速。未有為之而不成者也。何則。大體所在。一定而不易。其為術也。要其於事也。周也。特上之人。所以力行者。有常。而其群下亦皆隨所趨。向以趨事。非功是故。用一日之力。則有一日之效。用一歲之力。則有一歲之效。鄭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

越思如農之有畔。然則思而後行。行而不出於所思之外。有始而有終者。皆農之所謂畔也。若定體之不先立。泛然莫知其所適從。朝質而暮文。忽寬而驟猛。上失常行之要。下迷趨向之方。徒見其端緒愈多。日不暇給。用力不專。勞而寡效。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實于成。臣故曰。興一代之治。必有一定之體者。此之謂也。三代遠矣。請以漢唐論之。漢興承秦人奢侈之弊。而民背本趨末。於是文帝躬行節儉。以移風俗。惜百金之產。罷露台之賞。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是以海內富庶。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及至宣帝。與自民間。知民事之艱難。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宰相已下。各奉職而進。綜核名實。信賞必罰。樞機周密。品式備具。是以當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號稱中興。唐貞觀初。有上書欲人主獨運威權。不委臣下。又欲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太宗皆不之聽。一聞魏徵仁義之說。則確意行之。雖封德

彘刑罰之言。莫之能惑。不數載間。遂致太平。外戶不閉。行旅不齎。蠻夷酋長。皆襲衣冠。太宗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也。故後世言治者。漢予文宣。唐予太宗。以臣觀之。蓋其即位之始。圖治之初。惟能深識乎大體之所在。或以節儉。或以厲精。或以仁義。盡心力而為之。悉皆馴致而有效。臣故曰。大體既定。雖用力有淺深。見效有遲速。未有為之而不成者。此之謂也。恭惟陛下。以上聖之資。履至尊之位。方且博採群下之議。以興起一代之治。切臣恐人各有心。所見不同。該道德者。失之迂。論刑名者。失之刻。樂因循者。重改作。急功利者。好生事。甚高則難行。少卑則近陋。雜然並進。初無一定之體。苟朝以一人之說為然而用之。暮以一人之說為否而罷之。朝以某事為是而行之。暮以某事為非而廢之。事無定論。人無常責。雖陛下勤勞於上。羣臣奔走於下。終無益也。臣願陛下明詔二三大臣。審天下之勢。制當道。

之宜。講明治體。取其規。舉先定有斷。然不可易者。然後良法美意。夫  
細小紀。本數末。度次第而施行之。上以道。下以法。守日計之。不  
歲計之。有餘矣。以之富民。以之強兵。以之安中國。以之禦四夷。何求  
而不得。何為而不成。我惟陛下留神。

傳又奏曰。臣聞天道好還。數周必復。為人君者。寧修人事以應而已。  
臣嘗觀兩漢而下。天下之勢或離或合。何其多變也。自東漢離而為  
三國。又合而為晉。又離而為南北。又合而為隋唐。又離而為五代十  
國。其間天道之消長。循深往復。互相乘除。而國勢離合。久之數若  
合符契。是蓋有不偶然者矣。如其人事之得失。可喜可恨。皆可考而  
知也。我國家太祖皇帝。應天順人。肇造區夏。太宗皇帝。通達先烈。克  
集大勳。混一之績。蓋將傳之萬世。靖康既會。事出非常。建炎中興。駐  
蹕吳會。中原境土未復。於版圖。臣嘗推之於天。驗之於數。甲子已論

一周矣。周則必復。况虧盈益謙。天道未有不還者。歲臨吳分。將秦以  
亡。天道昭然。不可誣也。然則天下之勢離而必合。規恢之期不在茲  
乎。然臣猶有私憂過計者。蓋怨寢久則易以忘。外無釁則易以忽。爰  
自講和日久。人情狃以為常。徒見使命之交馳。聘問之狎至。遂謂事  
體當然。殊不知讎耻未復。何可忘也。徒見歲捐金幣。以填漢塞。遂謂  
此為久安之策。殊不知狼子野心。未可保也。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  
秋善之。善其不以久而遂忘也。晉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內外無忘。自  
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懼夫外無釁。則必忽也。今天下風俗委靡。士  
大夫苟且。百姓未安。倉庫未實。將帥未選。軍政未立。士卒未練。器械  
未精。凡中國所以自治之策。蓋缺然矣。若胡運將終。不知其何以受  
之。昔石虎死。子孫爭國。朝野皆謂中原指期可復。而蔡謨獨曰。夫能  
順天乘時。濟群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為也。今日之事。為

非時賢所及。蓋人事久忽而不修。天時驟至而復失。此有志之士所以深惜於斯焉。臣願陛下激勵名節以振起風俗之委靡。總核名實以作新士大夫之苟且。擇守令以安百姓。省浮費以實倉庫。稽公論以選將帥。明賞罰以立軍政。嚴教閱以練士卒。飭百工以精器械。勿以怨寢久而或忘。勿以外無釁而遂忽。務盡其在己者而俟其在天。易曰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聖人內修政事。施設注措。所以默契乎天心者久矣。契乎天心。天所不能違也。天時既至。然後奉天以伐罪。固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致者。是皆天之所為也。天之所為。天下其孰能禦之。機不可失。時無再來。惟陛下留神。宗社幸甚。

傳又乞申勅百司勤職守母事。奔競狀白。臣聞天下之事。人君執其要。人臣理其詳。執其要者享其逸。理其詳者任其勞。此不易之理也。然之理也。夫天何言哉。四時行而百物生焉。以有六子之運動而已。

人君何為哉。萬事理而四海安焉。以有百官之分掌而已。昔漢宣帝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至百工器械。咸精其能。唐太宗以武定禍亂。而承平之日。雖諸衛將帥。皆日試於殿庭。則當時百執事之間。夙夜匪懈。奔走服勞。蓋可知矣。其中興之盛。致治之美。豈無所自而致哉。臣仰惟陛下自即大位。躬攬萬機。凡其所以作新人材。蓋將欲以興起治績。第近年以來。士大夫狃於故習。無振厲奮發之意。有因循怠惰之心。以法令為文具。視官府如傳舍。入局既晚。而出又早。甚者至於無故而不入。文書有所不暇省閱。吏姦有所不暇檢視。職業廢弛。期會稽違。蓋其念慮所存。未過欲伺候執政之府。奔走臺諫之門。為身謀而已。久而不革。國將何賴。孔子有云。百工居肆以成其事。韓愈亦謂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今輦轂之下。百司庶府。曾不能終會之間。安坐官曹。以了官事。而望其能公爾忘私。知無不為。抑已難矣。

謹按政和彈奏格。應省臺寺監各安常守。赴公營職。無或疎曠。如有  
陳廢者。彈劾以聞。昔義和叛。官離吹。嗣侯以之。往往魏人在位。素奢  
伐檀以之。為刺。今臣職在吏察。敢預以聞。伏望陛下特降旨。申  
百工各司其局。毋或後時以入。毋或先時以出。不唯職事之間。得以  
修舉。而奔競之風。亦庶幾少戢焉。

孝宗懲創紹興權臣之弊。躬攬權綱。不以責任臣下。屯曰。負外郎。故  
栗言。人主蒞權。大臣審權。事臣議權。主侯責成。善撓權者也。左右近  
習。善竊權者也。權在大臣。則大臣重。權在通臣。則通臣重。權在事官。  
則事官重。是故人主常惠權在臣下。必欲收攬而獨特之。然未有  
獨特之者也。不使大臣持之。則王公貴戚得而持之矣。不使通臣  
之。事臣議之。則左右近習得而議之矣。人主願謂得其權而自  
豈不誤哉。是故明主使人持權。而不以權與之。收攬其權。而不

持之。至有以庶為馬。以雞為鸞之語。方奉對時。讀至人主常惠  
臣下。必欲收攬而獨特之。孝宗稱善。

栗直寶文閣知湖州。又奏曰。臣聞漢人賈誼號通達國體。其所上書  
至於痛哭流涕者。考其指歸。大抵以一身論天下之勢。其言曰。天下  
之勢。方病大瘡。非徒瘡也。又苦路。又類。且病。臣每見士大夫  
好論時事。臣輒舉以問之。今日國。胆於四百四病之中。名為何病。能  
言其病者。猶未必能處其方。不能言其病而輒處其方。其誤人之死  
必矣。聞臣之言者。不忿則默。間有反以詰臣。即對之曰。今日之病。名  
為風虛。其狀半身不隨是也。風者在外。虛者在內。真氣內耗。故風邪  
自外而乘之。忽中於人。應時僵仆。則靖康之變是也。幸而元氣猶存。  
故仆而復起。則建炎之興是也。然元氣雖存。邪氣尚盛。自淮以死。皆  
吾故壤。而號今不能及。正朔不能加。有異於半身不隨者。非但事

身不隨而已。半身存者。凜凜乎畏風邪之乘而不能以自安也。今日論者譬如痿人之不忘起。真必賢智之士然後與國同其顛覆而市道庸流口傳耳受。苟欲嘗試以售其方。則蕩熨鍼石。雜然並進。非體虛之人。所宜輕受也。聞之醫曰。中風偏廢。年五十以下血氣盛者易治。蓋真氣與邪氣相敵。真氣盛則邪氣衰。真氣行則邪氣去。然真氣不充滿於半存之身。則無以及。偏廢之體。故欲起此疾者。必禁其嗜欲。節其思慮。愛其氣血。養其精神。使半存之身。日以充實。則陽氣周流。脈絡宣暢。將不覺含杖而行。若急於愈疾而不顧其本。百毒入口。五臟受風邪之盛。未可幸去。而真氣之存者。日以耗亡。故中風再至者。多不能救。臣愚有感於斯言。竊謂實鉅。復主為陛下言。無以易此。



書